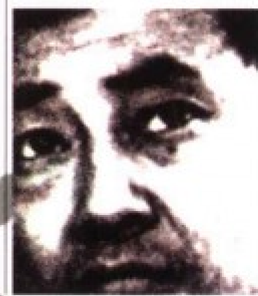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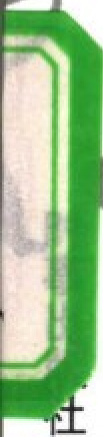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新解

兵典

何新 著







社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孙子兵法新解

兵典

ISBN 978-7-80232-055-0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孙子兵法新解

——兵典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新解:兵典/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孙… Ⅱ.何… Ⅲ.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②孙子兵法-注释
③孙子兵法-研究 Ⅳ.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18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10　本书字数:17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 千字
全套定价:680 元(15 册)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

01、尚书新解·大政宪典
02、易经新解·天行健
03、论语新解·思与行
04、诗经（情诗）新解·风与雅
05、诗经（史诗）新解·雅与颂
06、老子新解·宇宙之道
07、天问新解·宇宙之问
08、楚帛书与夏小正新解·宇宙起源
09、楚辞新解·圣灵之歌
10、孙子兵法新解·兵典
11、孔子年谱
12、谈龙说凤
13、诸神的起源
14、龙·神话与真相
15、雄·汉武大帝新传
16、圣·孔子新传 ※
17、霸·昭襄年谱 ※
18、两汉经学今古文论争新议 ※
19、读《说文解字》批注 ※
20、读史札记 ※

注：有※号者乃为第二编之书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来乃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 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 1983—1999 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 年 5 月 22 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孙子兵法》之学近年有灼手之热。译注蜂起，然而真知者几人？

拙译出自笔者的私见，与诸家多所不同。其要义见之于每篇之篇题及按语。注解则略取于《孙子》十三家旧注。间有新意，则标“何按”。

孙子是百代兵家之祖，而其身世，则至今仍是个谜。前言中略作考索，只是尚不能断其必然耳。是为序。

何　新

2006 年 6 月 10 日



曹操《孙子兵法十三篇略解序》

[原文]

操闻:上古有"孤矢"之利。《论语》曰"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丈人吉"。《诗》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司马法》曰:"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

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故破强楚,人郢,北威齐、晋。后百余岁,有孙膑,是武之后也。"]①

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译文]

我听说:上古人靠弓箭求利益。《论语》教诲要强兵,《尚书》论古代八种大政其一是军事。《易》经说:"军队出征,大人吉祥。"《诗经》说:"大王震怒,于是率旅出征。"

黄帝、汤、武都曾用武器而拯救世乱。《司马法》说:"有人故意杀人,那么就该杀掉他。专重武力者毁灭,专重文彩者亡国",所指即是夫差、徐偃王一类人吧。

圣人如果调动军事,必须选择时机而后动,只能是出于不得已才用兵。

我平生观读兵书战策很多,只有孙武所著最为深刻。

[孙子,齐国人,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曾以妇人作女兵试阵,于是任其为将军。西向击破强大楚国,攻入郢都。向北威胁齐国,晋国。其后一百余年,又有一个孙膑,是孙武的后人。]

此书审观与计智并举,策划明哲谋略深远,不可使之沉埋。可惜世间之人不能深刻理解讲读,注解烦芜,传于世者多已失去要旨。所以我也撰写了注说,并略为作解。

---

①括号内文,乃孙星衍据《太平御览》引校补。

孙武子身世及其《兵法》略考

1

孙武是个颇神秘的人物。他的十三篇兵法彪炳史册,为中国及世界兵学(战略论)之祖。但是,我们几乎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不知道他的确切家世,也不知道他如何形成了一套如此成熟而高明的战略思想,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甚至不知道他的确切生卒年月。

只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的追述:孙武字长卿,本是陈国的公子陈完的后裔。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为避难逃奔齐国。齐桓公任命陈完为工正。陈古音从田,故陈完亦称田完。[①]

田氏入齐仍为大族。后来篡姜氏之齐易姓为田氏之齐的,即田完之嫡派后裔。

齐景公时,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功,齐景公便把乐安邑封给田书,[②]赐姓孙氏,于是田书别氏立孙氏。孙书生子孙凭,孙凭生孙武。

公元前532年,齐国持续发生大姓贵族相斗的内乱,田氏一族是矛盾的中心。而孙武则避祸,由齐奔吴。

公元前516年,吴国公子光使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闾。公元前512年,孙武见吴王,呈《兵法十三篇》,吴王任其为将军。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记载了孙武对吴王论战及斩吴王姬的著名故事。孙武入吴后有采邑在富春。

据上述,孙武生活年代应约略与孔子同时。孙武入吴前后的512年,孔子四十岁,正游学于齐鲁之间。当时吴国从南方勃然兴起,数次击败楚国,并进入中原与晋、

---

①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云:田桓子无宇之子名书,字子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生凭,凭生武。迁吴,子明食采富春,为富春人。明生膑,归齐。《广韵》则以武为卫孙氏后。

②古乐安,一说地在今山东广饶,一说地在今山东惠民。

齐争霸。孙武之兵学，出现于此时，当非偶然。

从孙子的战略哲学中可以见到老子道家法自然以及藏势（以反求正）的哲学思想影响，但并不见明显的儒家影响。书中也有法术思想和阴阳术数思想的痕迹。

2

孙子书中言战事注重车战而未言骑兵，此与后来的《孙膑兵法》明显不同。骑兵的大规模应用，是在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自草原匈奴引入骑射战争技术。此后骑兵方兴而战车之用渐衰。

战国末秦昭王时，赵人楼缓为秦相，将骑战之术引入秦国。白起杂用步骑，成为一时之战神。《战国策》中记战国后期大战："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车步骑混合编成，虽以步兵为主，但已大量使用骑兵。此种规模，在春秋时代之战争中则不能见也。①

孙子书中描述战争规模，言"兵车千乘，带甲十万"。实际上，春秋时之战争规模也远未及此。清代学者姚惜抱曰："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齐思和言："春秋之战争，规模均不过数万，至战国中期后始有用兵十万人以上之大战。"

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著名的城濮之战，乃春秋时代最重要之战争。然晋车亦不过七百乘，度其师众，不过二三万人而已。后来一些战争，如晋、鲁、卫伐齐之战，晋出兵车不过八百乘，总人数亦不过两三万人。春秋时虽然战争频繁，几乎年年有战，但当时战争之规模则基本不过如此耳。

①中国骑兵之兴起，早在春秋后期晋文公已见开始。战国初期《吴子·应变》："起对曰能备千乘万骑。"《励士》："武侯从之，兼东王不承，骑三千应。"

3

春秋时期，武士乃是贵族的世袭职业，野人无资格为武士。“武士”是贵族等级，剑术及驾车之术，属于有爵位有田地的贵族之专业，故大国举国之公士（武士），不过数万人而已。[①]

人战国后，魏文侯在七雄中首先变法改制，将农夫（小人）编人武卒。扩大了军队来源，是以一时兵强天下，各国纷纷仿效。商鞅变法后，广征农夫从军，不再分其为野人、国人。有军功者则赐爵晋升为士族，兵源随之扩大，战争规模亦大大扩展。

齐思和言：“及至战国之世，春秋之二百数十国混为战国六、七，各国皆幅员广阔，人口殷繁。孟子所谓：‘夏后、殷、周之盛，无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达乎四境，而齐有其人矣。’此则不惟齐为然，他国亦莫不如是。于是乎战争之规模始大。以言乎兵备，秦则‘战车千科，奋击百万’。赵则‘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齐则‘带甲数十万，粟如山丘’。其余诸强国，亦大率如是。

及其战也，赵之援魏，赵出车二百乘，武卒十万人。燕则起兵八万人，车二百乘。至若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赵师四十余万，则双方动员兵力至少在百万以上。”

战国之末，秦王翦举六十万人以灭楚，则其规模更大。此战国以前绝所未有也。

故前人指出，孙子书中所言“带甲十万”应非春秋年间事。一种推测，“十”字也许是“上”字之讹，“十万”者应为“上万”也。或者“十万之数乃是战国后人适应新的战争

---

①徐仲舒曾指出，战国初的强国为魏国，“魏国的军士称为武卒，是由经过严格选择的强悍有力的人充任。武卒受种种优待，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不服徭役，又得到好的田地、房屋，因此，魏武卒的战斗能力很强，但是，这种制度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这种弱点就是使用的期限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期限，这种兵就不能使用了，是数年而衰，而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荀子称为‘危国之兵’。”（徐仲舒）

情况所臆改。又或者“十”字是汉代杨仆或曹操重新编纂《孙子》一书时所加。[1]但疑古者据此臆断，认为《孙子》一书是战国晚出人物所作，则又荒谬矣！[2]

4

入吴后，孙武之后裔据说分为二枝。一枝世居于吴，另一枝则由吴归齐。孙武后裔在吴的一枝，历二十四世而生孙坚、孙策、孙权，皆为三国名将，孙权创立吴国，称帝为吴大帝。[3]

归齐一枝是孙武子孙明。孙明归齐，生孙膑。孙膑生在齐地鄄阿之间，曾与庞涓俱学兵法于魏人鬼谷子（即滑稽子，诡谲子，疑即子夏）。[4]

“膑”并非齐孙子之真名，而是其被刖足之后的绰号，其真名则亦失传。

孙膑后被齐司马田忌用为幕僚（孙武出田氏，孙膑与田忌应有族亲），指挥齐军大破庞涓指挥的魏军于马陵。马陵之战，乃是战国中期魏国由强转衰导致七国战略形势深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但后来田忌失势，孙膑亦下落不明。孙膑有子孙胜，入秦为战将。

孙膑传兵学，著有《孙膑兵法》。其书原已佚失，20世纪末于银雀山有汉代竹简残篇重新出土面世。

---

①此种变迁，在当时人已深有感觉。故赵名将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秦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

②孙子生平存在许多神秘和隐曲，故齐思和曾作辩伪怀疑其人的存在。其论反映20世纪30年代疑古派的主观否定论，不足为据。

③此说据传本孙权《富春孙氏谱·天子自序》，刊《中国孙氏世系源流》。

④孔子知兵，但不喜言兵。这一点鲜为人知。卫灵公问孔子兵事，孔子拒曰：“军旅之事，未之学。”而对门弟子曰：“我战则克。”孔子定礼正乐，兵乃五礼事之一。孔子兵学，传于子夏及冉有。子夏传兵学于吴起，吴起后成一代名将。冉子曾用兵法于实战而战胜。季氏问其所传，冉子言学之于孔子。

5

《史记》中有“孙子传”，但所记述简约不全。孙武曾参加吴王阖庐对楚的战争，然而并非主帅。亲率吴军临战的最高统帅是阖庐，阵前之将是伍员、伯嚭及孙武。(《吴越春秋》)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前511年)吴王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及二公子。吴王阖闾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事并见《伍子胥传》)

而据《吴越春秋》记，吴军拔舒之役是由孙子所指挥：“孙子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余、烛佣。”

楚为当时大国，吴则是新兴的强国。据《史记》记，阖庐接受了孙武的建议，采纳疲楚、诱楚的策略，把军队分为三支，每次用一支军队去袭扰楚国的边境，采取“彼出则归，彼归则出”，[①]这种战法，后来被毛泽东概括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源实出于孙子。孙子用此法，反复骚扰楚国达六年之久，“楚于是乎始病”。

6

前509年，楚昭王兴兵伐吴，吴使伍胥、孙武迎击之，围楚军于豫章，大破楚军。吴军乘势进入楚境，遂围巢(今安徽巢湖境)，攻克之；虏楚公子繁以归。这是吴人对强楚的一次重大胜利。

六年之后，阖庐重新提出伐楚的问题。孙武与伍子胥认为：“楚将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为辅)乃可。”[②]前506年，吴王联合蔡侯、唐侯伐楚，大破楚师，攻入郢都，遂占领了楚王宫。

---

①《左传·昭公三十年》

②《史记·吴太伯世家》

《楚世家》记此役曰：

"十年冬，吴王阖庐、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史记》言此战并未提及孙武。但据《吴越春秋》记，孙武也参加了此役。战后，"阖庐妻（楚）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伯嚭）亦妻楚将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后来吴军乘胜争霸中原，继阖庐之后的夫差在黄池以盟主身份欺晋、齐而盟会中原诸侯，俨然以霸主自居。据司马迁记载：当吴国鼎盛时一度"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但吴兵主力长期暴师于外，劳民伤财，国内不满。正当阖庐伐楚欲角逐中原之际，其弟夫概在吴国发动政变，秦亦出兵援楚，吴军受挫而归。

《尉缭子》中曾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表明孙武子用兵，善于以少胜多。

阖庐夫差穷兵黩武，连年对外征战，导致国势衰弱，后终于为世仇的越国所灭。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曾批评长线远攻、穷兵黩武为失计。

其《作战篇》云："其速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了解上述历史背景，可知道这些话应是有所针对性的。实际正是针对吴王争霸中原方针的批评。

无独有偶，也正是由于反对吴国北进的方针，吴国名将伍子胥被杀害。孙子显然同情伍子胥，可能即在此时隐退。所以，孙子虽然以善用兵显名，但在时代即已销声匿迹，并未得到特别重用。

7

吴国亡于越国后,孙武未知是否还活着。《吴越春秋》谓:“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越绝书》称:“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可知孙武曾避隐深居,死后葬于吴门(苏州)。[①]

除孙武、孙膑两位“孙子”外,战国时还有第三位知兵的孙子即孙卿(荀卿)。但孙卿未历实战,只是也乐言兵法。或说荀氏与孙氏亦出同祖。或亦孙武之后乎?

综上述,孙子虽善兵法,但实际上后来成为一位隐士。虽然入吴后曾指挥过一些实战,但由于与吴王夫差政见不合,故并未得到大用。

8

从《孙子兵法》看,孙子主要是一位战略家。(而《孙膑兵法》中则多言战术)孙子认为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胜”。“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早从政治、外交、军事、地理环境的整体大战略角度阐述战争理论的人。

《孙子兵法》的原始本,据说初为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吴王》有“若[子]十三扁(篇)”等文字。青海大通孙家寨汉简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的记载。

据此我们知道,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已著有十三篇兵法,战国时期,《孙子》十三篇流传已广。“孙吴兵法”于战国后期已常为诸子所称引。《韩非子·五蠹》中曾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

---

①齐氏否定钱穆认为李悝李克为一人时,曾批评钱氏以典籍中无李克名的论据不足据,而其论孙子则正用此法。

先秦之《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及《荀子》中也都有引用《孙子兵法》的内容。所以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

《孙子兵法》一书在流传抄写中后人有所窜夺及附益,如《老子》书一样,有战国人增附之笔(战国纵横之术风行,说者多好改古书以助其说)。但据此则断其为战国后书,则根本不足凭信。

9

《汉书·艺文志》说:"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三家,删取要用,定为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采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据此可知,汉代国家曾经对古代兵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整理。

银雀山简本《孙子》是汉初写本,与张良、韩信"序次兵法"时间相近。汉武帝时期由杨仆负责再次"纪奏兵录"。杨仆整理古代兵书的重点是"采遮遗逸",但经他所编订的《孙子兵法》似已不止于十三篇了,此也为银雀山竹简本所旁证。

汉成帝时期命任宏又一次负责"论次兵书"。《汉书·艺文志·序》记此事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任宏"论次兵书"也是刘向主持大规模整理图书工作的一部份。此次刘向校书规模宏大,实开盛清时设四库馆官修学术的先河。

当时对图书的整理工作是搜集众本、校勘异同、确定篇次、撰写书录,最后由刘向之子著名学者刘歆撰写成《七略》一书。《七略》实际相当于清世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今《七略》之书已佚。但东汉初期班固撰写《汉书》,其《艺文志》对《七略》多所采摭。因此,我们还能够借助《汉志》略窥任宏整理故书时《孙子》的概貌。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吴孙子兵法》乃有八十二篇,图九卷。这是史志中

第一次关于《孙子兵法》的著录。《孙子兵法》由最初的十三篇演增到八十二篇，反映了《孙子兵法》在秦汉之际的附益之盛。

10

魏武帝曹操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他对《孙子兵法》作了一次重新编纂整理。

三国时期，去孙武之世已越七八百年，《孙子》中的微言精意已不易为时人知晓，因此曹操以古本十三篇为依据，对汉代的传本《孙子》作了删削，把后人附益诸篇剔除，仍仅存十三篇。曹操以自己"御军三十年"的战场实战得失体验，亲自对《孙子兵法》重作编纂，并写了注疏。曹操将《孙子》一书分为上、中、下三卷。

今传世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即出自曹操所辑订和标注的《孙子》古本之上卷。[①]而后二卷则已亡佚。

故今本"十三篇"，已非本来面目之"孙子兵法"十三篇。在曹注的影响下，唐宋时期产生了一大批关于《孙子》的注释之作。宋代汇辑影响较大的注家修成《十一家注孙子》一书，使"孙子"一书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兵典。

11

孙武主要是以一位战略家，而不是以一个战术家或名将而留名于史册的。《孙子兵法》实际主要是一部战略学著作，其珍贵价值即在于此。其第一篇"计篇"，就是讲全局大计即战略论。

①平津、十一家注及武经各本均为上、中、下三卷，日樱田本则分十三篇为上下两篇。简本未明卷数，但其篇题木牍第二栏"军争篇"上标有圆点，或说是其分为二卷之征。《史记正义》云："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孙星衍曰："十三篇（上卷）是孙子手定，见于吴王，故历代传之勿失也。秦汉以下，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秘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撰为略解'。"

《孙子兵法》从战略、经济、运筹布局、谋略计策以至间谍情报信息控制等多方面，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春秋时代至战国的战争及战史。

由于《孙子兵法》从宏观大战略的角度系统总结战争，因此此书对历代兵家影响极大。

现代兵圣毛泽东尤精通于《孙子兵法》。毛泽东兵法中有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其第四则云：“每战必绝集中对优势之兵力(两倍、三倍、四倍、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这是讲的务求全歼的歼灭战而非破击战。又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就是讲的集中优势兵力。

“作战篇”云：“取敌之利者，资也”，提出要“胜敌而益强”的用兵之道，实际是讲战争的经济学。孙子主张在战争中借助敌人资源滋利自己，以敌滋我，以战养战。

毛泽东在战争中极为重视这一原理。解放战争中，上百万之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华东及陕北诸军)基本上长期处于无后勤作战的态势。之所以仍能胜敌，正是由于以敌滋我，取食于敌，取敌之军械装备物资充实于我。故毛泽东称将介石是为解放军提供装备的“运输大队长”。由上述三端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孙子兵法》已臻化用入神的境界。

在我的这个注本中，从训诂角度对文句作了若干新的解读，在义理上也有若干出自个人心得的发挥。未敢信其必然，一家之言而已。是为序。

何 新

2002年12月26日记于沪



目录

第1篇
始计：论战略

[何新按]

《说文》："计，合也，算也。"从语源看，计，较也。量之比较曰计。又，计、智古音通。计谋，即智谋、计略。

此篇所言计，乃大计算也，而非狭义之小计小算。"大计"以今语之即名"战略"者。故"计篇"，实即孙子之战略论也。有大战略，方能宏图久远；无之，则只能临事应付，无远见无预案，以之为战，必败无疑。

尤可注意者，本篇中设计战略，并非仅着眼于军事，首先确立总体目标，然后考虑诸方条件（天时、地利），其次选择安排将帅人事，最后布置后勤和组织，极备周密。故李筌曰："计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计，神加德宫，以断主客成败。"

[译文]

孙子说：军事是国家最大之事。死与生决定于此，存与亡由此而致，因此不能不作认真的考察。

为此总结出五点，进行比较计算，从而估计趋势。即：

一是目标，

二是天时，

三是地理，

四是将帅，

五是组织和法度。



目标决定君主与人民能否保持一致,从而无论是生存还是死亡,都一去无悔。

天时,就是战争时机的选择——包括气象的晴与雨,天象的日与夜,季节的夏或冬;天时制约着战争。

地理,指山地或平原,宽广或狭窄,战场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死地或生地。

选择将帅考虑:才智、忠诚、仁善、勇猛,威严,组织和统帅的能力。

法制,指军队的组织、体制、编制。

以上这五方面的情况,作为统帅都不能不一一过问。掌握这些情况才有可能制胜,不思考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制胜。

所以,根据以上五点作比较估量,就可以审度判断敌我胜负的情势。例如:

君主的目标意图是否合于正义?

统帅是否具有能力?

谁占据了天象、地理的有利形势?

谁的部队法纪严明,服从指挥?

谁的武器士兵,较多?

谁的部队训练较好?

谁的部队赏罚严明?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已经能够预知战争的胜负了。

如果听从我的计谋,与其合作肯定会取得胜利,我就留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计谋,与其合作一定失败,我就离去。[①]

计较战争的利弊要广泛调察,然后再布局造势,以配合于外。所谓“势”,就是根据有利的目标而掌握主动之权。

战争之道乃是诡变之道。所以:能打要装作不能打,准备打要装作不想打。向近处动要装作向远处动,向远处动要装作向近处动。

---

①本句或译作:将佐服从我的指挥,使用他打仗能保证胜利,就使用之。将佐不服我的指挥,使用他作战必然失败,就撤免之。

[原文: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敌人贪利，就用财利去诱惑它。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击它。

充实自己，防备敌人的进攻。敌人兵力强大，就设法躲避它。敌人被激怒，就进一步困恼它。敌人谨慎，就要设法使之更骄纵。敌人安逸，就要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和睦，就要设法分析离间它。

要出乎敌人意料地发动攻击，攻击敌人所不防备的地方。这些，正是军事家取胜的至奥至妙，是难以用语言一一传告的。

凡未开战前在宗庙中已预计能取胜的，是因为在计算敌我力量和条件时，我方得到的算筹多，处于优势。未开战前在宗庙中已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我方得到的算筹少，处于劣势。

多作筹算就能取胜，筹算不周就不能取胜，至于不作筹算而唐突开战就难说了！

我们根据上述这些来观察，对于胜负已然可以作出预见。

[原文]计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1] 死生之地，[2] 存亡之道，[3]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4] 校之以计，[5] 以索其情：[6]

一曰道。[7]

二曰天。[8]

三曰地。[9]

四曰将。[10]

五曰法。[11]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12] 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13]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14] [顺逆、兵胜也。][15]

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16]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7]

法者，曲制、[18]官道、[19]主用也。[20]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21]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22]曰：

主孰有道？[23]



将孰有能？[24]

天地孰得？[25]

法令孰行？[26]

兵、众孰强？[27]

士卒孰练？[28]

赏罚孰明？[29]

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30]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31]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32]兵者，诡道也。[33]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34]

故利而诱之，[35]乱而取之，[36]实而备之，强而避之，[37]怒而挠之，[38]卑而骄之，[39]佚而劳之，[40]亲而离之。[41]攻其无备，出其不意。[42]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43]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44]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注释]

①“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戎，兵车也。

② 地，谛也。定也。

③ 道，导也。引导。存与亡的结局由战争导致。

④ 经，系也，结也。总结、概括。通行本多“事”字于此句末。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

⑤ 校，较也，量也。计较。简本作“效”。

⑥ 索，求索、寻索。情，趣、去、趋。趋势。

⑦ 道，到也，所到，即目标。孙子书中数言道，涵义非一。梅尧臣曰：“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庸俗表面之解也，未达孙氏深旨。

⑧ 天，天时。

⑨ 地，地理。



⑩将，将帅。

⑪法，组织与法度。

⑫同意，统一意志。意，意欲，目标，意志。

⑬“民弗诡也”。简本作此。通行本作“民弗[畏]危也。”

何按：当作民弗诡。诡从危音，古字可通用。诡，归也，悔也。后人妄改之为“危”，而加“畏”。民弗归者，谓从去不归，从去不疑。

⑭阴阳，晴雨，冰旱。寒暑，春夏秋冬。准星经曰：“岁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传昭三十二年：“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注曰：“存亡之数，不过三纪。岁星三周[一八]，三十六岁，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岁在星纪。星纪，其分也[一九]，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吴行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擾，越灭吴，至此三十八岁也。李淳风曰：“天下诛秦，岁星聚于东井。秦政暴虐，失岁星仁和之理，违岁星恭肃之道，拒谏信谗，是故胡亥终于灭亡。”

以此推之，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

太公曰：“夫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贤而任能，举事而得时，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剖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率众先涉，武王从之，遂灭纣。宋高祖围慕容超于广固，将攻城，诸将咸谏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广固。后魏太祖武帝讨后燕慕容麟，甲子晦日进军。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岂不以甲子日胜乎？”崇无以对。遂战，破之。

周瑜为孙权数曹公四败，一曰：“今盛寒，为无稾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心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归于天时，故联以叙之也。

贾林曰：读“时制”为“时气”，谓从其善时，占其气候之利也。

梅尧臣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

若黄石授书张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岂天机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诸十数家纷纭[二五]，抑未足以取审矣。寒暑，若吴起云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因时利害而制宜也。

疫死，皆冬夏兴师故也。"

杜牧曰：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

时制，即时节制、节通。《尉缭子·天官》："天官：时日、阴阳、向背。"

⑮ 简本有"顺逆，兵胜也"一句。通行本无此句。顺逆，向背，兵胜，五行相胜。

⑯ 简本多"高下"二字。

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

⑰ 智，智谋。信，信义、忠诚。仁，善德。勇，勇敢。严，威严，威望，凝聚力与组织之能力。王皙曰：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虑，通权变也。

⑱ 曲制，编制。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

⑲ 官道，管理制度。

⑳ 主用，后勤保障，物资供给制度。主军费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节度也。

王皙曰：曲者，卒伍之属。

㉑ 闻，问，过问。莫，无也，不可。

㉒ 索，求索。

㉓ 孰，即谁。杜佑曰：主，君也；

㉔ 能，能力。能古读为耐，能力即耐力。

道，具有复杂的涵义。道是导向，即目标，又是道义，即正义性，也是道理，即意识形态。

㉕ 得，占据。

㉖ 行，施行与服从。梅尧臣曰：齐众以法，一众以令。

张预曰：魏绛戮扬干，穰苴斩庄贾，吕蒙诛乡人，卧龙刑马谡，兹所谓"设而不犯，犯而不诛"，谁为如此？

㉗ 兵，武器，兵器。众，兼指数量与质量的强大。

㉘ 练，习也。战术与技术。

㉙ 管理。

㉚ 用，与也。合作，参与。此句有岐解。(1)读将为若。(2)读将为将领。孙武以书予阖闾曰："听用吾计策，必能胜敌，我当留之不去；不听吾计策，必当负败，我去之不留。"

故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

王皙曰：将，行也；用，谓用兵耳。言行听吾此计，用兵则必胜，我当留；行不听吾此计，用兵则必败，我当去也。

㉛ 势，执也/把握主动权。旧注解为态势，谬！势，指挥。为势，造势也。

㉜ 因，根据。利，利害。制，执也，操纵，把握。

㉝ 诡，怪也，谲也。奸诈。变化。何按：诡道，逵道，歧道，迷惑多变之路曰逵道。

㉞ 汉将陈豨反，连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辈视之，皆言可击。复遣数敬，报曰："匈奴不可击。"上问其故。对曰："夫两国相制，宜矜夸其长。今臣往，徒见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怒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众！"械安息敬于广武，以三十万众至白登。高祖为匈奴所围，七日乏食。此师外示之以怯之义也。杜牧传曰："鸷鸟将击，必藏其形。"若孙膑减灶而制庞涓。

杜牧曰：韩信盛兵临晋而渡于夏阳，此乃示以近形而远袭敌也。后汉末，曹公、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敌，分兵势乃可。公致兵延津将欲渡，兵向其后，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渡，即留，分兵四应之。公乃引军行趋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战。使张辽、关羽前进击破，斩颜良，解白马围。此乃示以远形而近袭敌也。

㉟ 杜牧曰：赵将李牧大纵畜牧，人众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喜，率众大至。牧多为奇陈，左右夹击，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也。

㊱ 梅尧臣曰：彼乱，则乘而取之。

㊲ 李靖《军镜》曰："观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随，随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不从。随师败

绩，随侯逸。攻强之败也。

㊳ 挠，恼也，困恼。

㊴ 李筌曰："后赵石勒称臣于王浚，左右欲击之，浚曰：石公来，欲奉我耳。敢言击者斩！"设飨礼以待之。勒乃驱牛羊数万头，声言上礼，实以填诸街巷，使浚兵不得发。乃入蓟城，擒浚于厅，斩之而并燕。卑而骄之，则其义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顿初立，东胡强，使使谓顿曰："欲得头千里马。"冒顿以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国之宝，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马乎？"遂与之。居顷之，东胡使使来，曰："愿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问群臣，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与之。居顷之，东胡复曰："匈奴有弃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与之亦可，不与亦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本何可与？"诸言与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东袭东胡。东胡轻冒顿，不为之备。冒顿击灭之。冒顿遂西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也。

㊵ 佚而劳之，一本作"引而劳之"。何案：佚，安逸。引，引动，毛泽东游击兵法："敌驻我扰"。

㊶ 曹操曰：以间离之。李筌曰：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昔秦伐赵，秦相应侯间于赵王曰："我惟惧赵用括耳，廉颇易与也。"赵王然之，乃用括代颇，为秦所坑卒四十万于长平，则其义也。

陈平言于汉王曰："今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间其君臣，彼必内相诛，汉因与兵而攻之，灭楚必矣。"汉王然之，出黄金四万斤与平，使之反间。项王果疑亚父，不急击下荥阳，汉王遁去。

㊷ 魏太祖征乌桓，郭嘉曰："胡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合战，大破之。唐李靖陈十策以图萧铣，总管三军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铣以时属秋潦，江水泛涨，三峡路危，必谓靖不能进，遂不设备。九月，靖率兵而进，曰："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纵使知我，仓卒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进兵至夷陵，铣始惧，召兵江南，果不能至。勒兵围城，铣遂降。魏末，遣

将钟会、邓艾伐蜀，蜀将姜维守剑阁，钟会攻维，未克。艾上言："请从阴平由邪径出剑阁，西入成都。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军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自涪还绵竹[五七]，列阵相拒，大败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进军至成者，蜀主刘禅降。

㊸ 曹操曰：传，犹泄也。何新按：传，语也。

㊹ 庙，宗庙，庙堂，朝庙。国家君臣主议之所在。明清宫有武英殿，国家有武事则于此议之。

庙算即战略的设计与策划。算，计数之筹策曰算。



第2篇
作战：论备战(军事与经济)

［何按］

作，为也，备也。《说文》："作。起也。"起者，始也。本篇所言作战，实乃备战。本篇讨论战争的后勤准备，讨论战争与国家财政、国家资源与财用调配之关系。所谓兵事未动，粮草先行，即与战争有关的经济事务也，实乃古典战争资源之经济学也。

孙子在本篇中提出以战养战之道，是军事史上一大发明。

［译文］

孙子说：用兵经费的计算方法是：如果出动战车千辆，就要配用辎重车千辆。出动甲卒十万，就须从千里之外去筹集军粮。再加上前方后方的费用，幕僚参谋的费用，胶、漆等军用物资、战车兵甲的供应，每日至少要耗用千金，才能让十万军队运动。

因此用兵作战，快速者取胜。战争持久就会使兵势疲钝挫失锐气。

用兵攻城就会消耗军力，长时间让军队陷身国外就会使国内军力空虚。

如果兵势疲钝失去锐气，国力困穷物资耗尽，那么外部的邻国就会乘我们的弱点而起兵来攻。这种情况，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无法应付做到善后不败了！

所以自古之用兵，只听说过尽管笨拙但是以速度而取胜，却从未见过以巧妙之计而能持久的。长久从事战争而对国家有利的，更是从来未曾有过。所以不能充分知晓战争的弊害者，也就不可能真正知晓战争的利益啊。

善于用兵，作战的人，不会重复征集兵员，不会消耗三年的储粮。尽管武器装备

必须从国内取得,但粮草则到敌国去筹取,这样,军队的食物供应才可以充足。

国家因用兵而贫困是由于远道运输。远道运输百姓就必然贫穷。靠近大军驻扎的地方会物价腾贵,物价腾贵导致百姓财源枯竭。财源枯竭会急于加征赋役。

消耗国力于原野,财力空虚于内。百姓的资产十去其七,公家的财产只剩下破敝战车,疲惫马匹,兵器械具,辎重牛、车,十分也消耗掉了六分。

因此智慧的将领要谋求让敌人供应食物。从敌人那里每取得一钟,等于我方供应二十钟。草料一石,相当于我方二十石。

所以,杀敌制胜,要靠愤怒。而胜敌取利,则靠财货经济。

因此,如果打车战,缴获了敌人十辆战车,就要重赏先得者。换掉车上军旗,让我的士兵混编到车上,优待而善用俘虏,通过战胜敌人而增强自我。

所以用兵要注重取胜,而不是注重持久。因此懂得用兵之道的将领,手中掌握着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安危。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1] 带甲十万,[2] 千里馈粮;[3] 则内外之费,[4] 宾客之用,[5]胶漆之材,[6] 车甲之奉,[7] 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8] 久则钝兵、挫锐。[9]

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0]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11]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12]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师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13] 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14]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15]

故智将务食于敌。[16] 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秆一石,[17] 当吾二十石。[18]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19]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20] 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21] 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22] 国家安危之主也。

[注释]

①曹操曰："驰车，轻车也，驾驷马；革车，重车也，言万骑之重。重以大车驾牛。"

李筌曰："驰车，战车也；革车，轻车也；带甲，步卒。车一辆，驾以驷马，步卒七十人，计千驷之军，带甲七万，马四千匹。孙子约以军资之数，以十万为率，则百万可知也。"

何按：说皆不确。古之战车，分为轻车、重车。驰车即轻车。冲战之车，又有重车，又称力车，以牛驾之，运送兵员及给养，夜则屯卫作障壁而宿营也。故又称辎车、守车。

②带甲，士也，战士。古之战士，自备甲胄，故曰带甲。

③馈，给，输送。

④外，军主外。内，国内之供给。

⑤宾客，幕僚，参谋也。

⑥制作弓、箭、盾牌的材具。

⑦车甲，战车所蒙用皮甲。

⑧用，跃，疾也。

⑨钝兵，兵器挫钝。

⑩王皙曰：屈，穷也。暴，布也，部署。

⑪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

⑫曹操曰：籍，犹赋也。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

兵役，谓如鲁成公作丘甲也。国用急迫，乃使后出甸赋，违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

杜牧曰: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丘盖十六井也。丘有戎马一匹,牛四头;甸有戎马四匹,牛十六头。丘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⑬曹操曰:丘牛,谓丘邑之牛;大车,乃长毂车也。

⑭屈力,穷力。梅尧臣曰:竭赋穷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贫,国家虚矣。

⑮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橹,大楯也。

张预曰:兵以车马为本,故先言车马。疲,敝也。敝橹,楯也。今谓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车,必革车也。始方破车疲马者,谓攻战之驰车也;次言丘牛大车者,即辎重之革车也。

⑯务,采,取也。

⑰钟,计量单位,古制十釜为一钟 。曹操曰:忌,豆秸也。秆,禾藁也。音忌,豆也。

⑱约平地千里转输之法,费二十石得一石,不约道里,盖漏阙也。

⑲货者,惠也,利益也。交易也。此乃取敌养我之术,毛泽东所谓"运输大队长"也。曹操云:故吴起与秦人战,令三军曰:"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

⑳更,改也。改换军旗,以敌车为己车。

㉑杜牧曰:得敌卒也,因敌之资,益己之强。李筌曰:后汉光武破铜马贼于南阳,虏众数万,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归本营,乃轻行其间以劳之。相谓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汉益振,则其义也。

㉒司命,《九歌》有大司命,主人寿夭之神。



第3篇
谋攻:论进攻

[何新按]

谋,策划。攻,进军、进攻。曹操曰:“欲攻敌,必先谋。此仍为庙堂之算也。”

孙子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摧毁敌人,而不是获取主观目标下的抽象绝对“胜利”。具体的斗争胜利,乃是摧毁敌人的必然结果。而摧毁敌人的办法有多种,不一定必须取决于两军直接格斗的战场。

许多人面对战争时,所考虑和权衡的首先是能否取胜,因此若面临不利形势,在权衡之后即放弃了斗争。然而孙子则告诉人们,战争乃是诡变之道,有些因素可以事前预料、有些因素则不可以事前预料。所以胜利的一方是能够因势利导待机而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

[译文]

孙子说:统观战争的方法,以完整地制服敌国为上算,摧毁而击败敌国为下算。

以完整地制服敌军为上算,摧毁而击败敌军为下算。

以完整地制服敌之旅团为上算,摧毁而击败敌之旅团为下算。

以完整地制服敌之连队为上算,摧毁而击败其连队为下算。

以完整地制服其士伍为上算,摧毁而击败其士伍为下算。

所以,所谓“百战而百胜”,并不是最佳的取胜之道!只有能以不战而制服敌人的,那才是最佳的取胜之道!

所以:最高明的兵法是竞争智谋。其次是竞争于阵列,再次才是竞争于军事力

量。最下一招就是去攻击敌人的城池堡垒。

去攻击敌人的城池堡垒,只能是由于不得已而为之。要知道,准备攻墙冲车、云梯,设计制造各种器械,至少要三个月才能完成。调动部署集中军力,还要作三个月准备。

"攻城时"将军面临着重重忧虑,而士兵则像蚂蚁一样奔赴敌前。往往要战死三分之一,而城堡仍然不能攻克,这对进攻者乃是灾难啊!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只谋求制服敌人而尽力避免作战。夺取敌人之城堡但却避免进攻。毁灭敌人之国家但却避免出击。永远操持着主动之权方能与天下作竞争。

所以要使武器不挫钝就能取得胜利,这是策划进攻的原则。

使用军事力量的方法,要动用十倍于敌的力量才能实施包围。五倍于敌的力量才能实施进攻。只有一倍的力量就要设法分化敌人。只有一对一的力量才能够对抗,如果军队少于敌人就要善于逃遁,军力不如敌人就要善于躲避。

如果力量小弱而又顽固求战,那只能成为敌人的俘虏了!

作为将军,乃是国君的辅弼。作为辅弼必须思虑周全,才能使国家强大。如果思虑失误,就会使国家受到削弱。

君主会危害军事的有三种:

一是不知军队不可以进攻而硬要他们进攻,二是不懂军队不可以退却而硬要他们退却,这就会搞乱军队。三是不懂三军的事务而硬要参与三军的管理,就会困扰士兵。

不懂三军的情况而干预三军之责任,士兵就会疑虑。三军将士既迷惑又疑虑,那么诸侯各国举兵来袭的灾难就会降临。这就会搞乱自己的军队而导致敌人的胜利。

所以判断胜利有五条:

知道自己可以作战或不可以作战的一方胜利;懂得敌我之情势而配置力量的一方胜利;上下同心同德的一方胜利;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的一方胜利;将领有才干而国君不加干预的一方胜利。懂得这五条,就足以判断胜利的规律。

所以说:了解对手也了解自己,才能常胜不败;不了解对手而只了解自己,就有胜有负;既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自己,就每战必败。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1]

全军为上,破军次之。[2]

全旅为上,破旅次之。[3]全卒为上,破卒次之。[4]

全伍为上,破伍次之。[5]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

故上兵伐谋。[7]其次伐交,[8]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9] 修橹轒辒,[10] 具器械,三月而后成。[11] 距堙,又三月而后已。[12]

将不胜其忿,而[士卒]蚁附之。[13] 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14] 破人之国而非久也,[15] 必以全(权)争于天下。[16]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17]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18]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强,[19] 辅隙,则国弱。[20]

故君之所以患军者三:[21]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22]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23] 则军士疑矣。

军士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24]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25]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26] 凡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7]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注释]

① 全,动词,全面完整地征服,使敌人心服。破,动词,摧毁破碎。

② 司马法曰:"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

③ 周之军制,军下为师。战国编制,列国有旅。五百人为旅。

④ 曹操曰:一校已下至一百人也[七]。李筌曰:百人已上为卒。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⑤ 李筌曰:百人已下为伍。杜牧曰:五人为伍。

何氏曰:自军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为妙,不惟一军,至于一伍,不可不全。张预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五人为伍。自军至伍,皆以不战而胜之为上。

⑥ 不通过战场角逐而实现战略目标,是谓不战而胜。此乃用老子"无为无不为"之术也。故太公曰:"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

⑦ 伐,竞争,较量也。不是通过谋算而后攻击,而是完全用谋算以斗智。杜牧曰:晋平公欲攻齐,使范昭往观之,景公觞之。酒酣,范昭请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进客。"范昭已饮,晏子彻樽更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奏成周之乐乎?吾为舞之。"太师曰:"瞑臣不习。"范昭趋出。景公曰:"晋,大国也,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观范昭非陋于礼者,且欲惭于国,臣故不从也。"太师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谷犯其礼,太师识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

春秋时,秦伐晋,晋将赵盾御之,上军佐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

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赵盾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而退。夫晏子之对，是敌人将谋伐我，我先伐其谋，故敌人不得而伐我。士会之对，是我将谋伐敌，敌人有谋拒我，乃伐其谋，敌人不得与我战。斯二者，皆伐谋也。故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我若伐敌，败其已成之计，固非止于一也。

⑧ 李筌曰："苏秦约六国不事秦，而秦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山东也。杜牧曰：张仪愿献秦地六百里于楚怀王，请绝齐交。随或于黥布坐上杀楚使者，以绝项羽。曹公与韩遂交马语，以疑马超。高洋以萧深明请和于梁，以疑侯景，终陷台城。此皆伐交。"

张预注："兵将交战将合则伐之。"

何按：交，郊也。陈兵于郊，相示陈列。

⑨ 不得已，不得即失得，即失败。已，矣，叹词。

⑩ 橹，冲橹，攻城冲门之巨木。又橹，楼通。楼橹，即木制登高望台。以木制，外蒙坚皮，下四轮，可容多人上下。

轒辒，即奔云，云梯。载车上可升降，故又称云车。

⑪具，作，造也。简本无此句。

⑫距，建也。堙，营垒。《左传》哀六年：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杜注：周城为土山及女墙。即筑大堙而临城。堙者，土防也。

⑬附，赴也。

⑭非攻，此墨家之学说也。非，读为不。否之词。

⑮久，据也。

⑯全，权也。主动之权。

⑰顿，钝也。

⑱坚，顽固。兵力少而顽固，会被大敌所攻克。

⑲周，周密。

⑳隙，漏隙。

㉑患，害。



㉒縻,乱也。

㉓同,干预。

㉔引,遗失。

㉕虞,虑。

㉖御,干预。

㉗殆,歹,败。



第4篇
形：论布局

[何按]

形，实际是指战争中的布局。通过布局，使敌人难以胜我，而我则可以致胜于敌。

此言布形，乃未战之形，临战之形，先战之形也。故云："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也。布局，即造形，积水于千仞之溪而待决之形态，即必胜之形。

曹操曰："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

何按：其说未确。李筌曰："形，谓主客、攻守、八陈、五营、阴阳、向背之形。"杜牧曰："因形见情。无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疏；密则胜，疏则败也。"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谓两敌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变化其形，因敌以制胜。"张预曰："两军攻守之形也。隐于中，则人不可得而知，见于外，则敌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显，故次谋攻。"诸说中，以王说略近真谛。

[译文]

孙子说：以往善于进行战争的人，总是首先造成自己不能被战胜的条件，[然后]等待可以制胜敌人的机会。

能否使敌人无法战胜取决于自己，能否被我战胜则取决于敌人。

所以善于进行战争的人，能够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却并不能使敌人必定可以被战胜。

所以说：胜败是可以预知的，但并非是出自于人力的。不可战胜，是指防守。可以战胜，是指进攻。防守，就要考虑留有余地。进攻，就要考虑哪些方面准备得不足。

善于防守的人，要将自身深藏于大地九泉之下。善于进攻的人，要发力于九重高天之上。这样才能自我保护和永远致胜啊！

看到取胜的机会只是普通人的智慧，并非善战者的特长。

战胜敌人而后被天下人称赞，也并非善战者的长处所在。因为能举起一根羽毛不能算作有力量，能看到太阳、月亮算不上目光明亮，能听到雷霆的声音算不上听力聪锐。古代所谓善于战争的人，都是胜敌于它们最容易被制胜的弱点上。

所以善战的人得到的胜利啊，不会被认为有智谋，也不会被认为付出了很大的勇敢、力量。这是由于其战胜之术并不特殊。由于不特殊，所以所战则必胜，胜敌于其必败之处啊。

所以善战的人，首先使自身立于不能被击败的地位，又绝不会放过可以击败敌人的机会。因此胜利的军队，总是先造成必胜形局然后才作战。而失败的军队总是先投入战斗然后才去寻求战胜。

善于使用军事力量的人，必须研究战略（“道”）而谨守法度，这样才能成为操持胜败的主人。

所谓用兵之法，第一是审度，第二是计量，第三是数目，第四是比较，第五才是胜败。

地理情况要作审度。有审度才能进行估量。估量产生各种数目，有数目才可以进行比较，有比较就能估计胜败。

所以胜利的军队是以重击轻，失败的军队是以轻击重。胜利者当他发动攻势时，就像从八千尺的高山上开决积蓄的水库，这就是所谓“形”啊！

[原文]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②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也。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③

昔善守者，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④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5] 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视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6]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易胜者也。故善者之战,无奇[胜],[7] 无智名,无勇功,故其胜不忒。[8] 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9]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故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10]

法:一曰度,[11] 二曰量,[12] 三曰数,[13] 四曰称,[14] 五曰胜。[15]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

故胜兵如以镒称铢,败兵如以铢称镒。[16] [称]胜者战[民也],[17] 如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18]

[注释]

① 为,造成,指布局。

② 梅尧臣曰:藏形内治,伺其虚懈。张预曰:所谓"知彼"者也。

③ 曹操曰:守固备也。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则深壁,多具军食,善其教练;攻其城,则尚橦棚、云梯、土山、地道;陈,则左川泽、右丘陵,背孤向虚,从疑击间;善战者,犄角势运,首尾相应者,为不可胜也。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此数者,以为可胜也。

④ 九地,九泉。九天,天极。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李筌曰: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者,静而利藏;天者,运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虎;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杜牧曰:守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

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九者，高深，数之极。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缭子曰："治兵者，若祕于地，若邃于天。"言其祕密邃远之甚也。后汉，州贼王国围陈仓，左将军皇甫嵩督前军董卓救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难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弊，果自解去。

⑤ 曹操曰：当见未萌。李筌曰：知不出众知，非善也。韩信破赵，未餐而出井陉，曰："破赵会食。"时诸将呒然，佯应曰："诺。"乃背水陈。赵乘壁望见，皆大笑，言汉将不便兵也。乃破赵，食，斩成安君。此则众所不知也。杜牧曰：众人之所见，破军杀将，然后知胜；我之所见，庙堂之上，樽俎之间，已知胜负者矣。

⑦ 曹操曰：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杜牧曰：胜于未萌，天下不知，故无智名；曾不血刃，敌国已服，故无勇功也。梅尧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扬，见微胜易，何勇何智？张预曰：阴谋潜运，取胜于无形，天下不闻料敌制胜之智，不见搴旗斩将之功，若留侯未当有战功是也。

⑧ 忒，特也，殊也，殊异于人曰忒。旧注多解此为错，差错，谬。如张预曰：百战百胜，而无一差忒矣。

曹操曰：察敌必可败，不差忒也。杜牧曰：措，独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胜不忒者何也？尽先见敌人已败之形，然后攻之，故能致必胜之功，不差忒也。

⑨ 失，放弃把握。

⑩ 正，主也。保，葆也，守持。

⑪杜牧曰：度者，计也。言度我国土大小，人户多少，征赋所人，兵车所籍，山河险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与敌人如何，然后起兵。夫小不能谋大，弱不能击强，近不能袭远，夷不能攻险，此皆生于地，故先度也。

⑫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后能酌量彼我之强弱也。何氏曰：量酌

彼己之形势。

⑬杜牧曰:数者,机数也。言强弱已定,然后能用机变数也。贾林曰:量地远近、广狭,则知敌人人数多少也。王皙曰:数,所以纪多少。言既知敌之大小,则更计其精劣、多少之数。曹公曰:“知其人数。”何氏曰:数,机变也。先酌量彼我强弱、利害,然后为机数。

⑭曹操曰:称量己与敌孰愈也。

⑮胜,从度量数称中寻求有利因素,故曰“胜”。张预曰:称,宜也。地形与人数相称,则 密得宜,故可胜也。尉缭子曰:“无过在于度数。”度谓尺寸,数谓什伍。度以量地,数以量兵;地与兵相称则胜。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陈”,随地形而变是也。

⑯李筌曰:二十两为镒。铢之于镒,轻重异位,胜败之数,亦复如之。张预曰:二十两为镒,二十四铢为两。

⑰民,读为萌,萌发,发动。通行本无“民也”,据简本补。乃后人不解民之训萌,妄删去。

⑱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势疾也。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势也。杜预伐吴,言兵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自解,则其义也。杜牧曰:夫积水在千仞之 ,不可测量,如我之守不见形也。及决水下,湍汗奔注,如我之攻,不可御也。张预曰:水之性避高而趋下,決之赴深,固湍浚而莫之御也。兵之形象水,乘敌之不备,掩敌之不意,避实而击虚,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溪,谓不测之渊,人莫能量其少深。及决而下之,则其势莫之能御。如善守者匿形晦迹,藏于九地之下,敌莫能测其强弱;及乘虚而出,则其锋莫之能当也。

豁,简本作“墟”,《说文》:“坼也。”山口之裂缝曰“豁”。



第 5 篇
势:论指挥及主动之权

[何按]

本篇讨论统帅对于战争如何把握指挥主动之权。势是战国时新出现的政治概念,是法家的概念。战国诸子,乐方“势”的是慎子、荀子与其弟子韩非。韩非云:势分两种,一为“自然之势”,一为“人为之势”。“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与道相对言。道在,天道。势者,人所造成。人力所执谓之势。势者,执也,主动权也。

[译文]

孙子说:管理众多人之所以能如同管理一个人,是借助于分散其数而加以组织。驱使众多人作战之所以如同驱使一个人作战,是借助于刑罚及名分。

率领众多人的三军,之所以能使他们四面受敌而不遭失败,是靠“奇变”与“正规”之阵。军锋所向,之所以能如巨石击鸟卵,是由于以实击虚。

一般战斗,总是以“正常”之势会合,而以“奇变”之势制胜。所以只有善于创造奇变之势的人,才能使变化无穷有如天地之生万物,永不枯竭有如江河之运行。

结束了而又能重新开始,这是日月的运行。死去而仍能复生,这是四季的转换。

声律不过五种(宫商角征羽),但五律的变化,却听不过来。元色不过五种(青黄赤白黑),但五色的变化,却看不过来。元味不过五种(酸辛咸甘苦),但五味的变化,却尝不过来。战争之势态不过只有奇变与正规,但奇正的变化,却不可穷尽。

奇变与正规相互交生,有如圆圈循环找不到起点,有谁能穷尽它呢?

湍激水流奔猛之疾速,以至竟能浮漂巨石,这是由于水流有“势”。

鸷鹰雄飞奔猛之疾速，以至竟能毁折任何阻挡之物，是由于其运动有力度(节)。

所以善于进行战争的人，善于创造高险之势、短促之节。他所造就的“势”有如张开的强弩，其激发之短而快则犹如扣动扳机。

交错纷纭，战斗混乱而心智不可乱。浑沌迷茫，外形圆通才能永不致败。混乱产生于秩序，胆怯产生于莽勇，虚弱产生于强大。治与乱，是数度。勇与怯，是心势，强与弱，是形态。

自来善于调动敌人的统帅，做出形相，必会使敌人信从他。给予敌人诱饵，必会使敌人吞取它。一面用利益引动敌人，一面聚集重兵守待它们。所以善于战争的人，只会寻求造“势”，而不会抱怨敌人[太强]。

所以统帅必须善于选择人而利用“势”。

利用“势”，而与敌人作战，就像滚动巨木与巨石。巨木、巨石的内性，当其安座就会沉静，当其悬空就会危动，其形方整就会制止，其形周圆就能滚动。

所以善战者所造就的“势”，就好比将周圆的巨石放在悬地八千尺的高山之上，这就叫造“势”啊！

[原文]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1] 分数是也；[2]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3]

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4] 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5]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河海。[6]

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7]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8] 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穷也。[9]

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10]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

奇正还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11]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12] 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13]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14] 势如彍弩，节如发机。[15]

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16] 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17]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18]

治乱,数也;[19] 勇怯,势也;强弱,形也。[20]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21]

以利动之,以本[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弗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22]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23]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24]

[注释]

①寡,少也。极少曰一。

杜牧曰:分者,分别也;数者,人数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别其人数多少,各任偏裨长伍,训练升降,毕责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韩信曰"多多益善"是也。

②分数:《尉缭子兵教》:"谓曲折相从,皆有分部也。"曹曰:部曲为分,什伍为数。

孟氏曰:分,队伍也;数,兵之大数也。分数多少,则置先定。王皙曰:分数,谓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与其人数,若师、旅、卒、两之属。张预曰:"治兵之法,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为伍,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通相统属,各加训练,虽治百万之众,如治寡也。"

③形名即刑名,法家之言也。曹曰:旌旗为形,金鼓为名(鸣)。

陈皞曰:夫军士既众,分布必广,临阵对敌,不相知,故设旌旗之形,使各认之。进退迟速,又不相闻,故设金鼓以节之。所以令之曰:"闻鼓则进,闻金则止。"曹操说是也。王皙曰: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号也。

④正者,常也。奇者,变也。或以《李卫公》兵法主力与偏师解之。谬。银雀山汉简"兵法"《奇正》:刑以应刑,正也。无刑而制形,奇也。《老子》第57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皆言诡奇多变也。

曹操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曰:当敌为正,傍出为奇。将三军,无奇兵,未可与人争利。汉吴王濞拥兵入大梁,吴将田伯禄说吴王曰:"兵屯聚而西,无他

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不从。遂为周亚夫所败。此则有正无奇。贾林曰：当敌以正陈，取胜以奇兵，前后左右俱能相应，则常胜而不败也。梅尧臣曰：动为奇，静为正；静以待之，动以胜之。王晳曰："必"当作"毕"，字误也。奇正还相生，故毕受敌而无败也。何氏曰：兵理万变，纷纭混沌，无不是正，无不是奇。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我之正，使敌视之为奇；我之奇，使敌视之为正。正亦为奇，奇亦为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无奇正而胜者，幸胜也，浪战也。

如韩信背水而陈，以兵循山，而拔赵帜，以破其国，则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临晋，从夏阳袭安邑，而虏魏王豹，则临晋正也，夏阳奇也。由是观之，受敌无败者，奇正之谓也。尉缭子曰："今以镆 之利、犀之坚，三军之众有所奇正，则天下莫当其战矣。"张预曰："奇正之说，诸家不同。尉缭子则曰：'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公则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卫公则曰：'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此皆以正为正，以奇为奇，曾不说相变循环之义。唯唐太宗曰：'以奇为正，使敌视以为正，则吾以奇击之；以正为奇，使敌视以为奇，则吾以正击之。混为一法，使敌莫测。'兹最详矣。"

⑤碫，砺石也。(《说文》)

曹操曰：以至实击至虚。李筌曰：碫实卵虚，以实击虚，其势易也。孟氏曰：碫，石也。兵若训练至整，部领分明，更能审料敌情，委知虚实，后以兵而加之，实同以碫石投卵也。梅尧臣曰：碫，石也，音遐。以实击虚，独以坚破脆也。

⑥竭，尽也。

曹操曰：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杜佑曰：正者当敌，奇者从傍击不备。以正道合战，以奇变取胜也。梅尧臣曰：用正合战，用奇胜敌。何氏曰：如战国廉颇为赵将，秦使部曰："秦独畏赵括耳，廉颇易与，且降矣。"会颇军多亡失，数败，坚壁不战。又闻秦反间之言，使括代颇。至，则出军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绝赵军后，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兵分为二，粮道绝，括卒败。又，隋突厥犯塞，炀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群备边。会虏寇为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虽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四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

虏候骑，但驰骋耳，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掎角置阵，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独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余级。又，太宗选精锐千余骑为奇兵，皆黑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实、程金等分统之。每临寇，太宗躬被玄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同摧殄，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虏主道毙，高祖出奇兵井陉，进以问道先人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胜之迹也。

⑦ 四时，四季。

李筌曰：奇变如日月、四时，亏盈、寒暑不停。杜佑曰：日月运行，入而复出；四时更王，兴而复废。言奇正变化，或若日月之进退，四时之盛衰也。张预曰：日月运行，入而复出；四时更王，盛而复衰。喻奇正相变，纷纭浑沌，终始无穷也。

⑧ 五声，角、征、宫、商、羽。

李筌曰：变入八音，奏乐之曲，不可尽听。

⑨ 五色，青、赤、黄、白、黑。

李筌曰：青、黄、赤、白、黑也。

⑩ 五味，酸、甘、苦、辛、咸。

李筌曰：五味之变，庖宰鼎饪也。

⑪李筌曰：邀截掩袭，万途之势，不可穷尽也。梅尧臣曰：奇正之变，独五声、五色、五味之变，无尽也。王晳曰：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临敌运变，循环不穷，穷则败也。孟氏曰：六韬云："奇正发于无穷之源。"张预曰：战陈之势，止于奇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帜，乌可穷尽？

奇正相依而生，如环转圆，不可穷端倪也。梅尧臣曰：变动周旋之不极。王晳曰：敌不能穷我也。何氏曰：奇正生而转相为变，如循历其环，求首尾之莫穷也。

⑫《管子·度地》："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

孟氏曰：势峻，则巨石虽重，不能止。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则重，至于漂转大石，投之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势。

⑬鸷，雕也，《说文》"击，杀鸟也"。折，断也。节，疾也。

李筌曰：弹射之所以中飞鸟者，善于疾而有节制。杜牧曰：势者，自高注下，得险疾之势，故能漂石也。节者，节量远近则搏之，故能毁折物也。

⑭险，高峻。节，距离。

⑮节，击也。发机，指弩箭之板机。

曹操曰：在度不远，发则中也。李筌曰：弩不疾，则不远；矢不近，则不中。势尚疾，节务速。杜牧曰：彍，张也。如弩已张，发则杀人，故上文云“其势险”也。机者，固须以近节量之，然后必能中，故上文云“其节短”。短，乃近也。此言战阵不可远逐敌人，恐有队伍离散断绝，反为敌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陈皞曰：弩之发机，近则易中；战之遇敌，疾则易捷。若趁驰不速，奋击不近，则不能克敌而全胜。梅尧臣曰：彍，音霍，彍张也。如弩之张，势不逡巡；如机之发，节近易中也。张预曰：如弩之张，势不可缓；如机之发，节不可远。言直角利尚疾，奋击贵近也。故太公曰：“击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

曹操曰：旌旗乱也；示敌若乱，以金鼓齐之。车骑转而形圆者，出入有道，齐整也。杜牧曰：此言阵法也。“风后握奇文”曰：“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音机，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陈数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将握之不动，以制四面八阵，而取准则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礼》：“苗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进退疾徐，疏密之节，一如战阵。”表，乃旗也。旗者，尽与民期于下也。“握奇”文曰：“先出游军定两端。”尽游军执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后军士赴之，兵于旗下，乃出奇正，变为阵也。周“苗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此则八阵遗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余之词，乃后之作者增加之，以重虽其事耳。夫五兵之利，无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独有弧矢星。圣人独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尽战法利于弧矢者，非得陈不见其利。故黄帝胜于蚩尧，以中夏车徒制虏骑士，此乃弧矢之利也。

⑯斗乱，战斗中的混乱。

此言势也。善将兵者，进退纷纷，似乱；然士马素习，旌旗有节，非乱也。浑沌，形势乍离乍合，人以为败；而号令素明，离合有势，非可败也，形圆，无行列。

⑰形圆，形态圆通。

张预曰：此八阵法也。昔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井”字之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纭聚散，离乱而法不乱；浑沌交错，形虽圆而势不散。所谓分而成八，复而为一也。后世武侯之方阵，李靖之

“六花”,唐太宗之破阵乐舞,皆其遗制也。

⑱此言反者道之动也。

⑲数,序也。王晳曰:数谓法制。

⑳谓调动敌人,把握主动之权。

李筌曰:夫兵,得其势则怯者勇,失其势则勇者怯。兵法无定,惟因势而成也。杜牧曰:言以勇为怯者也。见有利之势而不动,敌人以我为实怯也。

㉑孙膑曰:“齐国号怯,三晋轻之。令人魏境为十 ,明日为五 。”魏庞涓笑之,曰:“齐虏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马陵,道狭,膑乃斫木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伏弩于侧,令曰:“见火始发。”涓至,燧读之;万弩齐发,庞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动庞涓,遂来从我而杀之也。

㉒曹操曰: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杜牧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公营南阪,下马解鞍。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边营。荀攸曰:“此所心饵敌也,安可去之?”绍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继至,或分趋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人,遂大破之,斩文丑。

曹操曰:以利动敌也。李筌曰:后汉大司马邓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辎重而遁,车伏战士,覆之以豆。禹军乏食,竞趋之,不为行列。赤眉伏兵奄至,击之,禹大败。

曹操曰:求之于势者,专任权也;不责于人者,权变明也。李筌曰:待势而战,人怯者能勇,故能择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战,谨慎者可守,智者可说,无物也。

㉓梅尧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势动,难以力移;三军,至众也,可以势战,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张预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自然之势也。三军之众,其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 ,亦自然之道。

㉔杜牧曰:转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彊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杜公元凯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能并彊齐,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此势也。势不可失。”乃东下建邺,终灭吴。此篇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梅尧臣曰:圆石在山,屹然其势;一人推之,千人莫制也。王晳曰:石不能自转,因山之势而不可遏也;战不能妄胜,因兵之势而不可支也。张预曰:石转于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势使之也;兵在于险

而不可制御者，亦势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势：将轻敌，士乐战，志励青云，气等飘风，谓之气势；关山狭路，羊肠狗斗，一夫守之，千人不过，谓之地势；因敌怠慢，劳役饥渴，前营未舍，后军半济，谓之困势。故用兵任势，如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第 6 篇
虚实:论真伪

[何按]

本篇讲战法。篇末以“五行”喻兵事。五行相克之论,创者邹衍战国时人。

但上古早有五行说。孔子亦乐言“五行”。五行起源于历法之五季。金木水火土,本为上古分季之法。木季,生长,立春。火季、炎热,主夏。水季,大雨,雨季。金,焦黄,收割。土季,寒冷,立冬。

[译文]

孙子说:[在会战时]凡是先到达战地等待敌人的则主动从容,后到达战地而仓卒应战者则陷于被动疲劳。

所以善于作战者,要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要使敌人会自动而来,就要投之以利。要使敌人不敢前来,就要示之以害。

所以对敌人,当其安逸时要设法使其疲劳,当其安饱时要设法令其饥饿,当其安闲时要设法运动他。

我军出动要寻找敌人不走之路,所奔赴的目标要令其所想不到。

行军千里而不受危困,是由于行走在无人出没之地啊。

发动攻击则必定能夺取到手,是由于敌人对此没有守备啊。

我军守备而必能坚固不拔,是由于所守之处是敌人所不能攻击之处。

所以善于攻击的人,要令敌人不知该防守哪里。而善于防守的人,则使敌人不知该向何处进攻。

微妙啊微妙啊，小到无形之渺！神妙啊神妙，神到没有信息（无声），只有如此才能掌控敌人的命门！

若进攻就要使敌人无法防御，这就必须冲击其空虚之处。若撤退就要使敌人无法追击，这就必须神速以至无法跟踪。

如果我要作战，即使敌军有高垒深沟，也要使他不得不与我接战——因为我攻击之处乃是他必须救援之地。

如果我不欲作战，则即使仅仅画地为线，敌人也无法与我接战——这是由于我所在之地令敌出其不意啊！（空城计）

所以要让敌人显形而我却要隐形，我军要集中却要让敌军分散。

我军集中于一，敌军分散为十，我就是在以十倍之军攻其一军，那么我军是以多击少。能以多击少，则我军与敌军作战的结局，就好像已经约定了啊！

我军将与敌军会战之地要令敌人不可预知。由于他不可预知，所以他必须处处防备。当敌人处处设防（则兵势分散），那么与我交战之处的敌人，数量就相对而变少了！

要知道：（若以军力）重点防守于前则后方必空虚，重点防守于后，则前方必空虚，重点防守于左则右方必空虚，重点防守于右则左方必空虚。如果无处不设防，那么就无处不空虚。之所以空虚，就是由于在防御敌人。之所以能集中兵力，就是由于已使敌人陷入空虚。

所以，如果能预知未来会战之地点，会战的时间，就可以从千里之外运动过去而决战。

如果不能预知会战之地点，不知道会战的时间，那么敌人攻击左方我就不能顾右，攻击右方我就不能顾左。攻击前方我就不能救后，攻击后方我就不能救前。更何况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也数里呢？

在我看来，越国兵力即使很多，对胜败又有什么用处呢？

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创造的。敌人多，可以让它不战斗。所以只要运筹决策，可以知道双方的得失，安坐而可以知道敌人的动静虚实，观其形可以知道敌军死生之态；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双方之短长优劣。

所以运用兵力达到极致之境，就可以趋近无形之象。由于无形无象，就可以令身

边的间谍无法窥测,高明的智者也不能谋算。

根据敌军的形态而调动举措集中兵力,这是众人们无法知悉的。人们永远只能知晓我取胜的表相,却无法知悉我之所以取胜的原理。

所以每一次胜局都不会重复,这样才能隐形应变以至无穷。军队的形态仿佛流水。水的形态,总是躲避高处而奔向低处。用兵的形态,也是避开敌军充实之处而袭击其空虚之处。流水随地择低势而转流,用兵也是随敌情之不同应变而制胜。

所以说:用兵没有固定的模式,正如流水没有固定的形状。只有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回应制胜的人,才能称作用兵之神!

所以,五行运行没有永远克胜者。四季变动没有永远在位不变者,白天有短也有长,月亮也有也圆有亏。

[原文]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战者佚,[1]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2]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3]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4]

故行千里而不畏者,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5]

故善攻者,敌人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司命。

进而不可迎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止者,远而不可及也。

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6]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

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7]

故善将者形人而无形,[8]则我专而敌分;[9]我专为一,[10]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一也。

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11]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之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12]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不备者，无所不寡。

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日，知战之地，则可千里而战。[13]

不知战之日，不知战之地，则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14]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故曰：胜可为也，[15]敌虽众，可使无斗也。

故策[16]之而知得失之计，[17]作[18]之而知动静之理，形[19]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20]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弗能窥也，智者弗能谋也。

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21]

夫兵形象水，[22]水之形，避高而走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23]

兵无常势，[24]水无恒形；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五行[25]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26]月有死生。[27]

[注释]

①此句汉简作"先处战地而侍敌者失"，失，即"佚"，同"逸"。张预曰："形势之地，我先据之，以待敌来，则士马闲逸，而力有余。"

②梅尧臣曰："先至待敌则力完，后至趋战则力屈。"张预曰："便利之地，彼已据之，我方趋彼以战，则士马劳倦而力不足。"

③致者，制也。《汉书·赵充国传》所引此语颜注："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于人，为人所引也。"

④汉简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趋也）。"《太平御览》亦作"出其所必趋。"

⑤"不攻"：《御览》作"必攻"。此句意为敌人可能不攻的地方也必防守。杜牧曰："不攻尚守，何况其攻乎！"梅尧臣曰："贼击我西，亦备乎东。"

⑥《说文》:“垒,军垒也。”沟,濠沟。均为防御工事。

⑦乖其所之,汉简作“胶其所之”。乖,违。之,动词。往。意即改变敌人的行动方向。胶,《广雅·释诂》:“欺也。”《方言》:“诈也。”

⑧形人而我无形:汉简作“善将者,形人而无形”。张预注:“吾之正,使敌视之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形人者也。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纷纭,使敌莫测,无形者也。”甚确。

⑨张预注:“敌形既见,我乃合众以临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势以防备。”

⑩汉简作:“我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简本注:“简本之意似谓虽敌众而我寡,若能以十击一,则寡可胜从。”善。

⑪杨炳安《孙子会笺》:“约:各家皆训‘少’。按此虽通,然与下文‘吾所与战者寡’文意重赘。约:《说文》:‘束也’,《集韵》:‘屈也’,《礼·坊记》‘小人贫斯约’,注:‘约,犹穷也’,故‘约’有困屈之意。《左传》定公四年‘乘人以约’,即言乘其困屈。故‘约’在此应为困屈而不能自如之意。”有理,从之。

⑫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汉简作“备前……者右寡”,前后无缺文,中间缺文不多。杨炳安《孙子会笺》:故此处文字似止有“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两句,而无“备后”与“备右”两句。辛稼轩《九议》引文亦无“备后”与“备右”二句,其后人所增欤?

⑬孟氏注:“先知战地之形,又审必战之日,则可千里期会,先往以待之。”

⑭春秋时战争规模小,车不过千乘,兵不过十万,时不过一天。像鄢陵之战这样罕见的大战也只不过从早晨到黄昏而已,小战持续时间更短。故孙子言不知战地战日,左右且不能相救。孙子据此总结出来的道理,至今仍具指导性。(春秋战争规模情况,请参见蓝永尉《春秋时期的步兵》第8页)

⑮胜可为也:汉简作“胜可擅也。”

⑯策:筹策,算也。动词。

⑰计,较也,究也。

⑱作,《说文》:“作,起也。”

⑲《汉书·伍被传》:“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⑳《淮南子·兵略训》:“兵之极也,至于无刑(形),可谓极之矣。”

㉑李筌曰:“不复前谋以取胜,随宜制变也。”

㉒兵形象水:谓用兵打仗的规律如流水的规律

㉓杜佑曰:“兵因敌之亏缺而取胜者也。”

㉔汉简作“兵无成势,无恒刑”。

㉕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称为五行。并认为五行“相生相胜”,所谓“相生”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谓“相胜”,亦称“相克”,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㉖《吕氏春秋·仲冬记》:“是月也,日短至。”高诱注:“冬至之日,昼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故曰日短至。”又《仲夏纪》“是月也,日长至。”高诱注:“夏至之日,昼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故日长至。”漏,漏壶,古计时器。

㉗月有死生,月有朔望圆亏的变化。阴历以月亮(太阳)的运行纪年月。月亮从初生到消失为一个月。月亮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时,月亮以暗面对着地球,人们便看不见,此日称朔,月相为新月,谓月始新生。运行到太阳、地球的延长线方位时,月亮已由蛾眉至满圆,满月称望。然后又逐步缩小以至消失。消失的前一天为晦,晦为月末,只有一线昏暗残月。然后又循环新生。汉简在该篇末有“神要”二字,盖谓该篇为“神要”。



第7篇
军争:论会战

[题解]

军争,指(1)战争,(2)会战。

[译文]

孙子说:关于(凡)使用军队的方法,从统帅受命于君主,到会集战车集合队伍,建立军营而驻军,没有比会战更困难的。

会战之所以困难,是由于要以弯曲作为平直,从弊害而求得胜利。

所以只有做到在运动中采取迂回路线,诱敌以利益;比敌人晚出发,却比敌人先到达战地。这才算是懂得运动和迂回之计略的。

要知道战争的目的是取得胜利,但战争同时也是莫大之危险。出动全国之军而战以取利,得不偿失。不出动大军而战以取利,则后勤("辎重")难供给("捐")。

所以卷起铠甲(轻装)赶路,日夜不休息,在道上日夜赶行,直奔百里之外以争取胜利,三军主将就可能被敌所俘。健者先至,弱者则后到,部队[其法:(1)其发,(2)其部]只能到达十分之一。奔赴五十里外而争取胜利,则可能折损上将军,其部队则能赶到一半。奔赴三十里外而争取胜利,则可能赶到三分之二。

要知道军队如果没有辎重就会灭亡,没有粮食就会灭亡,没有军具储备也会灭亡!

如果知道诸侯的图谋,就不要与他结交。不知道山林、山岳险阻、沼泽的形态,不能贸然行军,不利用向导,就找不到便利之地。所以军队总是建立在虚诈的形态上,

而以利益为动力，以集中与分散造成奇变。所以才能时而快疾如风，时而徐缓如细雨（林/霖），进掠之势如燃烧烈火，安居不动则稳如泰山，难以知悉犹如乌云，一旦行动则犹如雷电。

以缴获战利品分给士兵，扩张土地则分赏将领，经过权衡才能行动，作过迂回与平直的计较者才能得胜，这就是引兵会战的方法。

治军之政说："正是由于传话听不到，所以发明了锣鼓。视力看不到，所以才建立了旌旗。"锣鼓旌旗，是为了统一士兵的视听以指挥之。只有能统一指挥士兵，才能使勇敢者不能单独冒进，胆怯者不能轻易退逃，这就是指挥众人的方法。所以夜里会战要多备锣鼓，白天会战则要多建旌旗，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呵！

三军士兵可能丧失胆气，统帅可能丧失理智。所以清晨兵初起时胆气强锐，到下午就消沉，到夜晚则丧失。善于指挥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趁敌锐气消沉丧失之际而实施攻击，这就是利用心气。

保持我军秩序以等待敌军的混乱，保持我军的沉静等待敌军的喧哗，这就是利用心理。

选择近距而守伏迂远而来的敌人，多作休逸以守伏疲劳的敌人，让我军饱暖以袭击饥饿的敌人，这就是善于利用力量。不可挑战旗帜严正的敌军，不可攻击坚固庞大的军阵，这就要善于应变。

所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是：不要向高峻的山岭进军，不要使自己背后退路都是丘陵。敌人伪装败退不要去追，敌人士卒健锐不要去攻，敌人布下的小股诱饵之兵不要去消灭，敌人回乡的退兵不要去阻遏，围攻敌军要留下让敌人退逃的缺口，不要逼迫已入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死敌，这些就是指挥用兵的方法。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①]交和而舍，[②]莫难于军争。[③]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④]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

后人发，先人至，[⑤]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⑥]举军而争利，[⑦]则不及；委军而争利，[⑧]则辎重捐。

是故卷甲而趋,[9]日夜不处,倍道兼行,[10]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11]

劲者先,罢者后,其法十一而至,[12]五十里而争利,则蹶[13]上将军,[14]法以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

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15]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16]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17]不能行军。

不用乡导者,[18]不能得地利。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19]动如雷震。[20]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胜,此军政之法也。[21]

是故《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22]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民既已专,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23]故昼战多旌旗,夜战多金鼓。

故三军可夺气,[24]将军可夺心。[25]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26]

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27]佯北勿从,[28]锐卒勿攻,[29]饵兵勿食,归师勿遏,[30]围师必阙,[31]穷寇勿迫,[32]此用兵之法也。

[注释]

①合军聚众:军,战车。曹操注:“聚国人,结行伍,选部曲,起营为军阵。”梅尧臣曰:“聚国之众,合以为军。”

②交和而舍:交,接也,和,历来注家作“军门”释,杨炳安《孙子会笺》:“和,非指

军门，而实系军垒甚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李悝警其两和曰：谨警敌人，旦暮且至击汝。……一日，李悝与秦人战，谓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驰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周礼·夏官·大司马》："以旌为左右之这门。"孙诒让能上能下惠奇云："和者，壁垒之名，困于其垒立旌门，是为左右和之门。"是和门乃军门之一种，和为军垒，可指军之一翼。舍，驻扎。

③莫难于军争：没有什么比两军相对争夺制胜条件更难的了。曹操注："从始受命，至于交和，军争难也。"张预曰："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④梅尧臣曰："能变迂为近，转患为利，难也。"张预曰："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此军争之难也。"

⑤梅尧臣曰："远其途，诱以利，款之也。后其发，先其至，争之也。能知此者，变迂转害之谋也。"

⑥梅尧臣曰："军争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⑦举，异本作全，举军／委军，举、委义反。"举军"与后文"委军"对言，指携带全部辎重之军。梅尧臣曰："举军中所有而行，则迟缓。"张预曰："竭军而前则行缓而不能及利。"

⑧委，弃也，捐，失也。梅尧臣曰："委军中所有而行，则辎重弃。"李筌曰："委弃辎重，则军资缺也。"

⑨趋，进取。

⑩倍道兼行：以加倍速度昼夜不停地行军。

⑪擒三将军：三军将领被擒。擒，此表被动，为敌所擒。齐思和云："三当为上之讹。"□

⑫罢，音疲

，病弱也。法，常规。十一，十分之一。《史记·陈涉世家》："借第令毋斩，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记·越世家》："候时转物，逐什之利。"韩愈《平淮西碑》："愿归农者十九。"上言十六七即十分之六七，什一即十分之一，十九即十分之九。

⑬蹶：挫败。

⑭古三军或称左、中、右，或称上、中、下。

⑮委积，储备。《周礼·地官·遗人》："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

恤民之困阨……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郑注:"少曰委,多曰积。"

⑯豫交:与交。豫通"与"。

⑰沼泽

⑱乡通"向"。

⑲杨炳安《孙子会笺》:"言藏匿真形,敌莫能测也。"

⑳杜牧曰:"如空中击下,不知所避也。"贾林曰:"疾雷不及掩耳。"又李筌曰:"盛怒也。"

㉑军政,梅尧臣曰:"军之旧典。"王皙曰:"古军书。"

㉒王皙曰:"鼓鼙钲铎之属。"《吕氏春秋·不二》:"有金鼓,所以一耳。"高诱注:"金,钟也。击金则退,击鼓则进。"《管子·兵法》:"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

㉓李筌曰:"夺气,夺其勇锐。"

㉔张预曰:"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吴子·治兵》:"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㉕孟氏注:"朝气,初气也;昼气,再作之气也;暮气,衰竭之气也。"梅尧臣曰:"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

㉖《左传》定公十一年:"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吕氏春秋·慎大览·顺说》:"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高诱注:"归,终也。"《列子·天端》"古者谓死人为归人。"

㉗背丘勿逆:汉简"逆"作"迎"。孟氏曰:"敌背丘陵为阵,无有后患,则当引军平地,勿迎击之。"张预曰:"敌处高为阵,不可仰攻,人马之驰逐,弧矢之施发,皆不便也。"

㉘王皙曰:"势不至北,必有诈也,则勿逐。"

㉙李筌曰:"避强气也。"梅尧臣曰:"伺其气挫。"

㉚孟氏曰:“人怀归心,必能死战,则不可止而击也。”李筌曰:“士卒思归,志不可遏也。”

㉛曹操注:“《司马法》曰:围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无必死之心。”阙,即“缺”。

㉜陈皞曰:“鸟穷则搏,兽穷则噬。”梅尧臣曰:“困兽犹斗,物理然也。”



第8篇
九变:论灵变

[何新按]

九,交也,交变,多变。变也,灵活、机变。

[译文]

孙子说:一般使用军队的方法,将帅从君主领命,然后组织军队调用士众,不宜在低湿之地建立营房。集结兵力要在道路四通八达之地。

不在没有资源水源的地点久留,利于围困敌军之地可以设计奇谋,陷入困死之地有利于拼战。

有道路的地方不一定走,遭遇的敌军不一定攻击,敌占的城池不一定进攻,土地不一定都要争夺,君主的命令不一定都要听从。

所以将帅能通晓灵活变化的利益,就是懂得用兵之术。将帅不能通晓灵活变化的利益,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发挥地理造成的优势了。

治军而不知灵活机变的方法,即使了解了的五利,也不能发挥用人的优势了。

所以智者的思虑,一定要兼顾利害两方面。考虑到有利一面,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考虑到有害一面,就可以消解掉隐患。

所以要驱使诸侯,可以动之以祸害。要利用诸侯,可以动之以功业。调动诸侯,可以引之以利益。所以运用军队的方法,不能指望敌人不来,而只能依靠我方对一切都有准备啊!不能指望敌人不进攻,而只能依靠我方坚不可摧!

要知道将领有五大危机:如果临战决心拼命,就可能被杀死;如果临战决心求

生，就可能作降虏；临战而容易激怒，就可能遭侮辱而盲动；沽名廉洁，就可以用侮辱而伤害之；顾惜民众，可以受到民众的连累牵制。以上五点，都会导致将帅的错误，导致军事指挥的灾难！战史上的军败将死，无非由于这五大危险，决不可不警惕啊！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1] 衢地合交。[2] [高陵勿向，背丘勿迎，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围师遗阙，归师勿遏，穷寇勿迫，]绝地无留。[3] 围地则谋，[4] 死地则战。[5]

[途有所不由，[6] 军有所不击，[7] 城有所不攻，[8] 地有所不争。[9] 君命有所不受。[10]途之所不由者，曰：浅入则前事不信，深入则后利不接。动则不利，立则囚。如此者，弗由也。军之所不击者，曰：两军交和而舍，计吾力足以破其军，获其将。远计之，有奇势巧权于它，而军……□将。如此者，军虽可击，弗击也。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虽可攻，弗攻也。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而□□……虚。如此者，弗争也。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行也。事……变者，则知用兵矣。]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11] 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得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12]杂于利，故务可信；[13]杂于害，故忧患可解。[14]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15]役诸侯者以业，[16]趋诸侯者以利。[17]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18]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19]可杀也；必生，[20]可虏也；忿速，可侮也；洁廉，可辱也；爱民，[21]可烦也。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22]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23]

[注释]

①圮(痞)地无舍,在水毁之地不可驻扎。曹操曰:“无所依也。水毁曰圮。”李筌曰:“地下曰圮。”陈皞曰:“圮低下也。”又《孙子兵法·九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

②多国交界,四通八达的枢纽要地。《孙子兵法·九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衡衢地。”梅尧臣曰:“夫四通之地,与旁国相通,当结其交也。”

③李筌曰:“地无泉井畜牧采樵之处为绝地,不可留也。”张预曰:“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

④《孙子兵法·九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又“背固前隘者,围地也。”贾林曰:“居四险之中曰围地。敌可往来,我难出入,居此地者,可预设奇谋,使敌不为我患,乃可济也。”

⑤《孙子兵法·九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⑥孙子佚文《四变》:“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浅入则前事不信,深入则后利不椄(接)。动则不利,立则囚。如此者,弗由也。”

⑦军有所不击:孙子佚文《四变》:“军之所不毄(击)者,曰:两军交合而舍,计吾力足以破其军,獾其将。远计之,有奇(势)巧权于它,而军……□将。如此者,军唯(虽)可毄(击),弗毄(击)也。”

⑧孙子佚文《四变》:“城之所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之,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唯(虽)可攻,弗攻也。”

⑨孙子佚文《四变》:“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而□□……虚。如此者,弗争也。”

⑩孙子佚文《四变》:“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

⑪宋本《武经七书》、《太平御览》、曹操《孙子略解》等均无“地”字。“地”,殆为衍人。

⑫贾林曰:“言利害相参杂。”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张预

曰:“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

⑬杜牧曰:“信,申也。”杨炳安《孙子会笺》:“言唯其考虑利之一面,方能以此激励三军将士完成战斗任务也。”

⑭杨炳安《孙子会笺》:“此言唯其考虑害之一面,方能防患于未然或转危而为安。”

⑮害,曹操注:“害其所恶也。”

⑯曹操曰:“业,事也,使其烦劳。”杜佑曰:“能以事劳役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

⑰张预注:“动之以小利,使之必趋。”

⑱梅尧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⑲李筌曰:“勇而无谋也。”《吴子·论将》:“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孙子兵法·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⑳李筌曰:“疑怯可虏也。”张预曰:“临阵畏怯,必欲生返,当鼓噪乘之,可以虏也。”

㉑杜牧曰:“言仁人爱人者,惟恐杀伤,不能舍短从长,弃彼取此,不度远近,不量事力,凡为我攻,则必来救。如此,可以烦之,令其劳顿,而后取之也。”

㉒何延锡注曰:“将材古今难之,其性往往失于一偏尔。故孙子首篇言将者智信仁勇严,贵其全也。”张预曰:“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故取则于己,为凶于兵。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

㉓张预注曰:“言须识权变,不可执一道也。”是。



第9篇
行军:论布署

[何新按]

行,非指出行,乃"运行"也,指运动和运用军队。行军之术即布兵之术,即指挥之术。

[译文]

孙子说:无论驻军或与敌人对阵,都要避开山陵靠近水谷(谿),使视野宽广同时占据高地。敌军已占高地我军就不要仰登,这是山地作战的一般原则。

横渡江河,一定要在远离江河的地方驻扎。如果敌人渡水而来,我军不要下水去迎击它,而要趁其部队一半陷在水中时再迎击它,这是最有利的。准备作战时,不要近水布阵迎接敌军。要视野开阔占据高地,不要逆流布兵,这是水地驻军的一般原则。

遇到沼泽,要速去不可停留。如果调动部队必须经过沼泽,必须靠近水草而远离树林,这是驻军沼泽的重点。

平原交通方便,要选择右侧地势高,前临死地后留生路。这是驻军平原的方法。

以上四种安排军队的优点,就是黄帝战胜四帝的原因。

安排军队最好是居高临下,向阳避阴,水草丰生而资源充实,军队不生疾病,这才能保证胜利。

驻扎在丘陵、堤防,就要在其朝阳一面,而让其处在右侧或背面。这对用兵有利,可以借助地形之利。

上流下雨，水沙土流下至，若渡水，要等待水势稳定。关于地势，若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马”、“天陷”、“天辽”的分别，就必须赶快离开，不可靠近。如果我军远离，而敌军靠近它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迎击敌军，驱赶敌人陷入不利之地形。

行军中如果遭遇到险阻、荒原、山林、草莽等，必须谨慎侦察，这些是有利于敌人暗藏埋伏的地方啊。

如果敌人距我们很近但却十分沉着，那是由于其所守险要有所依托。如果相距很远都来挑战，是在引诱我们跟进。敌人占据平坦之地，一定有利可图。如果草木动摇，说明敌军在运动。以柴草设立障眼，是在于迷惑我们。鸟惊飞不下，说明那里有埋伏；野兽狂奔，是由于那里有敌人经过；尘土飞扬而高上，说明冲来的是战车；低而弥漫，说明移动的是步卒；烟尘分散成一条条的，说明敌人在砍柴烧饭；稀少而来来往往，那是在寻找营地；低调而戒备森严，说明他们在准备进攻。故作强势而却在准备车马，说明他们在准备后退；派轻战车先出占领侧面，是在布阵；提出讲和却不详谈协议是在搞阴谋；四面奔走布置战车，是在集合；似进又似退，那是在引诱我军。士兵拄杖而立，是饿了；送水争饮，是渴了；见到有利之势都不进攻，说明军队疲劳了。

鸟雀落入敌营，说明内里是空虚的。夜中大呼大叫，说明军心恐慌。士众混乱，说明将领没有威信。旗帜乱动，说明军队已乱。军吏激怒，说明已厌战。杀军马吃肉，士兵行李中没有食具，夜晚不建营舍，这是已陷绝境的穷寇。将领软语委婉地向下属讲话，说明他已不能领导众人；不断增加赏俸，说明他已陷入困窘；不断滥用刑罚，说明他已穷途末路；开始粗暴而后来却害怕部众，这是最愚蠢的指挥。

送礼谢罪，是要休战；敌人十分激怒而来会战，但久久都不发动，又不撤退，要小心侦察其真实意图。

用兵并不是愈多愈好。绝不要逞武冒进，而只要能集中兵力、预测敌情、取得部众的信任和支持就足够了。

不用思虑而盲目认为敌人容易击败的，必会被敌人击败俘虏。在士兵中未取得信任而滥用刑罚，士兵就不会服气。不服气就难以指挥。士兵已信任而违纪不罚，则军纪就会散乱。所以发布命令要有条款明文，戒之以武力，才能号令严明攻无不克。政令一贯以教导民众，则民众才会信服；政令不一贯而以之教导民众，民众就会疑而不服。只有政令一贯，才能得人心啊！

[原文]

孙子曰:凡处军、[1]相敌:[2]绝[3]山依[4]谷,视生处高,[5]战隆无登,[6]此处山之军也。[7]

绝水,必远水,[8]客绝水而来,[9]勿迎之于水内,[10]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11]视生处高,无迎水流,[12]此处水上之军也。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沂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

平陆处易[13]而右背高,[14]前死后生,[15]此处平陆之军也。

凡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16]

凡军好高而恶下,[17]贵阳而贱阴,[18]养生而处实,[19]军无百疾,是谓必胜。

陵丘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水流至,止涉,待其定。凡地有绝涧、[20]天井、[21]天牢、[22]天罗、[23]天陷、[24]天隙[25]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26]山林翳荟,可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27]其所居者易,利也。[28]众树动者,来也。[29]众草多障者,疑也。[30]鸟起者,伏也;[31]兽骇者,覆也;[32]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尘卑而广者,徒来也;[33]散而条达者,[34]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35]辞卑而备益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侧者,陈也;[36]无约而请和者,谋也;[37]奔走而陈兵者,期也;[38]半进半退者,诱也。[39]杖而立者,[40]饥也;汲役先饮者,渴也;[41]见利而不进者,劳也。[42]鸟集者,虚也;[43]夜呼者;恐也;[44]军扰者,将不重也;[45]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46]粟马肉食,军无悬瓮,[47]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闲闲,[48]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赏者,窘也;[49]数罚者,困也。[50]先暴而后畏其众者,[51]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52]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也,必谨察此。

兵非多益,惟无武进,足以拼力、料敌、聚人而已。

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53]卒已

专亲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54]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55]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者，民服；素不行以教其民者，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注释］

①处，据也，驻设。军，军队。

②相，察，视。

③绝，距也，远离。

④依：依傍，靠近。杜牧注："依，近也。"王皙注："依，谓附近耳。"

⑤生，大。处，居。李筌曰："向阳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张预曰："视生，谓面阳也；处军当在高阜。"

⑥隆，高。曹操曰："无迎高也。"汉简作"战降毋登"，"隆"从"降"得声，二字可通。但一般却解为"敌下山来战"。张预曰："敌处隆高之地，不可登迎与战。一本作战降无登迎，谓敌下山来战，引我上山，则不可登迎。"

⑦张预曰："凡高而崇者，此谓之山，处山拒敌，以上三事为法。"

⑧绝水，必远水。异说：梅尧臣曰："前为水所隔，则远水以引敌。"张预曰："凡行军过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远，一则引敌使渡，一则进退无碍。"

⑨客：敌人。

⑩水内：水汭。"内"同"汭"。此盖言水滨。梅尧臣曰："敌之方来，迎于水滨则不渡。"王皙曰："内当作汭。迎于水汭，则敌不敢济；远则趋利不及，当得其宜也。"

⑪曹操曰："附，近也。"张预曰："我欲必战，勿近水迎敌，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战，则阻水以拒之，使不能济。"

⑫贾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军，可以流毒药。迎，逆也。一云，逆流而营军，兵家所忌。"

⑬曹操曰："车骑之利也。"张预曰："平原旷野，车骑之地，必择其坦易无坎陷之处以居军，所以利于驰突也。"

⑭《管子·七法》："以炼卒精锐为右。"

⑮《淮南子·地形训》:"高者为生,下者为死。"

⑯黄帝: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号轩辕氏。曾败炎帝于阪泉、杀蚩尤于涿鹿,北逐荤粥,统一黄河流域。事见《竹书纪年》、《史记·五帝本纪一》。四帝:这里指当时四方氏族部落首领。《孙子兵法》佚文:"[黄帝南伐赤帝,]……东伐□帝……北伐黑帝……西伐白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

⑰张预注:"居高则便于觇望,利于驱逐;处下则难以为固,易以生疾。"

⑱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

⑲梅尧臣注:"养生便水草,处实利粮道。"曹操注:"恃满实也。养生向水草,可以放牧养畜乘,实,犹高也。"

⑳梅尧臣注:"前后险峻,水横其中。"

㉑梅尧臣注:"四面峻板,涧壑所归。"

㉒梅尧臣注:"三面环绝,易入难出。"

㉓梅尧臣注:"草木蒙密,锋镝莫施。"

㉔梅尧臣注:"卑下污泞,车骑不通。"

㉕梅尧臣注:"两山相向,洞道狭恶。"又曹操总注:"山深水大者为绝涧,四(中)为高,中央下为天井,深山所过若蒙笼者为天牢,可以罗绝人者为天罗,地形陷者为天陷,山涧道迫狭,地形深数尺长数丈者为天隙。"

㉖潢(黄)井,低洼地;葭苇,芦苇。

㉗陈皞曰:"敌人相近而不挑战,恃其守险也。若远而挑战者,欲诱我使进,然后乘而奋击也。"

㉘张预曰:"敌人舍险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敌欲人之进,故处于平易,以示利而诱我也。"

㉙曹操注:"斩伐树木,除道进来,故动。"

㉚曹操曰:"结草为障,欲使我疑也。"

㉛曹操曰:"鸟起其上,下有伏兵。"

㉜曹操注:"敌广陈张翼,来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㉝张预曰:"徒步行缓而迹轻,又行列疏远,故尘低而来。"

㉞杜牧曰:"樵采者,各随所向,故尘埃散衍。条达,纵横断绝貌也。"王皙曰:"条

达,纤微继续之貌。"

㉟梅尧臣曰:"轻兵定营,往来尘少。"

㊱曹操曰:"陈兵欲战也。"杜牧曰:"出轻车,先定战陈疆界也。"

㊲陈皞曰:"今言无约而请和,盖总论两国之师,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无故请和好者,此必敌人国内有忧危之事,欲为苟且暂安之计,不然,则知我有可图之势,欲使不疑,只求和好,然后乘我不备而来取也。"

㊳李筌曰:"战有期及将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盖先出车定战场界,立旗为表,奔走赴表,以为陈也,旗者,期也;与民期于下也。《周礼·大》曰'车骤徒趋,及表乃止'是也。"张预曰:"立旗为表,于民期于下,故奔走以赴之。"

㊴张预曰:"诈为乱形,是诱我也。"

㊵梅尧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见饥弊之色。"王皙曰:"倚仗者,困馁之相。"

㊶张预注:"汲者未及归营而先饮水,是三军渴也。"

㊷杜佑曰:"士疲倦也。敌人来,见我利而不能击进者,疲劳也。"

㊸张预曰:"凡敌潜退,必存营幕,禽鸟见空,鸣集其上。"

㊹曹操曰:"军士夜呼,将不勇也。"杜牧曰:"恐惧不安,故夜呼以自壮也。"

㊺李筌曰:"将无威重则军扰。"陈皞曰:"将法令不正,威容不重,士因以扰乱也。"

㊻杜牧曰:"众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贾林曰:"人困则多怒。"梅尧臣曰:"吏士倦烦,怒不畏避也。"

㊼缻,汲水器,以绳悬之,故曰悬缻。张预曰:"捐粮谷以秣马,杀牛畜以飨士,破釜及缻,不复炊,暴露兵众,不复反舍,兹穷寇也。"

㊽杜牧注:"谆谆,乏气声促也。"翕翕:和合貌。曹操注:"谆谆,语貌;翕翕,失态貌。"

㊾杜牧曰:"势力穷窘,恐众为叛,数赏以悦之。"

㊿梅尧臣曰:"人弊不堪命,屡罚以立威。"

51梅尧臣注:"先行乎严暴,后畏其众离,训罚不精之极也。"

52梅尧臣注:"力屈欲休兵,委质以来谢。"张预注:"以所亲爱委质来谢,是势力穷极,欲休兵息 战也。"

㊿杜牧注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罚齐之。"亲附，亲近，归附。

㊿曹操注曰："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

㊿曹操注："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注："文，仁恩；武，威罚。"



第10篇
地形:论战术地理

[何按]

《孙子兵法》论地理,分战略地理与战术地理二篇。本章讨论军事上的战术地理。

[译文]

孙子说:地理形势,有通、挂、支、隘、险、远六种。

我军可去,敌军可来,这种地形叫“通”。对于“通形”之地,应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点,控制住供应粮草之道,这样作战才有利。

我军可以前往,但去后难以返回,这种地形叫“挂”。对于“挂形”之地,如果敌人没有戒备,可以突袭而攻取它,但如果敌人有戒备,若突击不胜,即难以返回,则不利。

我军出击不利,敌军出击也不利,这种地形叫“支”。对于“支形”之地,敌人即使诱我,我也不可出击。应调兵佯撤,待敌人出来一半时再击之才有利。

对于“隘形”之地,我先占领,必布置多兵以等待敌人。如果敌先占领,敌人兵多则不可去。如果敌人兵少则可以攻击。

“险形”之地,若我先占领,一定要占据地势较高并且向阳的地点等待敌人。如果敌人已先占领,则引兵撤离,不可与敌人交战。

“远形”之地,若双方形势均等,则难以对敌进行挑战,作战也不会有利。

上述六点,是运用地形的方法,将帅负有重大责任,不可不作明察。

军事上要注意“走”、“弛”、“隐”、“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都不是

由于天地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而是由于将帅的失误所造成。

若双方各种形势相当，在数量上我方以一击十，则只能败“走”。

若士卒强悍而军吏懦弱，则军纪必“弛”。

若军吏强悍而士卒懦弱，则必无战力而“陷”。

军吏愤怒而不听指挥，遇敌则怒擅自出战，将帅无能控制军队会“崩”。

将领懦弱管束不严，教令不明，军吏和士卒没有纪律，阵容不整，会“乱”。

将帅判断敌情失误，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军队没有精锐锋芒，则必“败北”。

这六种情况，是造成失败的原因，将领负有重大责任，不可不加以明察。

地形，是用兵的必要辅助条件。判断敌情夺取胜利，估计地形的险隘和远近，这是高级将帅的职责。洞察这些方面而指挥作战就必会胜利，不洞察这些方面而指挥作战就必会失败。

所以如果战场形势有利、有把握取胜，即使君主说不打，也可以坚决地打。若战场形势不利、不能取胜，即使君主要打，也绝不要打。

所以进不要追求功名，退不要逃避罪责，只求保护人民，有利于君主，这种将帅才是国家之至宝。

对士兵要像看对婴儿一样爱护，这样才可以与之共赴深渊。对士卒要看做爱子一样，他们才愿意与你一起去赴死。但如果仅仅只是溺爱而不善于指挥，虽然很爱护却不能善用，以至军伍混乱也不能惩治，那就好比养育了一个骄子，是不能用来作战的。

仅知道我方士卒进攻的优势，但不知道敌人难以被攻取的方面，则胜利机会只有一半。仅知道敌人可以攻取的弱点，但不知道我方士卒难以实施进攻的方面，胜利的机会也只有一半。

知道敌人可以被进攻，也知道我方部队可以进攻，但不知道地形不利于作战，则胜利的机会也只有一半。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行动不会迷惑，措施变化无穷。

所以说：知道敌人也知道自己，胜利才有把握；知道天时也知道地利，胜利才会万无一失。

[原文]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1]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2]以战则利。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3]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4]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5]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

远形者，势均，[6]难以挑战，战而不利。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7]

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

卒强吏弱，曰弛。[8]

吏强卒弱，曰陷。[9]

大吏怒而不服，[10]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

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

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11]曰北。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

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

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

[注释]

①通：《易·系辞》："往来无穷谓之通。"

②张预注："先处战地以待敌，则致人而不致于人。我虽居高面阳，坐以致敌，亦虑敌人不来赴战，故须使粮饷不绝，然后为利。"

③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④杜估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⑤杜佑曰："盈，满也，以兵陈满隘形，欲使敌不得进退也。"曹操注："隘形者，两山间通谷也，敌势不得挠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勿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杜牧注："盈者，满也。言遇两山之间，中有通谷，则须当山口为营，与两山口齐，如水之在器而盈满也。"

⑥杜牧注："譬如我与敌垒相去三十里，若我来就敌垒而延敌欲战者，是我困敌锐，故战者不利。若敌来就我垒，延我欲战者，是我佚敌劳，敌亦不利。故曰势均。然则如何？曰：欲必战者，则移相近也。"

⑦张预注："凡此六败，咎在人事。"

⑧曹操注："吏不能统，故弛坏。"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率，故弛坼坏散孔。"

⑨曹操曰："吏弱欲进，卒弱辄陷，败也。"王晳曰："为下所陷。"

⑩曹操注："小将也"，盖指主将之下的中上层军官。

⑪《孙膑兵法·威王问》："威王问：'地平卒齐，合而北者，何也？'孙子曰：'其阵无锋也。'"又《八阵》："海(每)阵有锋，海锋有后。皆待令而动。"《尉缭子·战威》："武士不选，则众不强。"

第11篇
九地:论战略地理

[何按]

战略地理,现代称作地缘战略。

[译文]

孙子说:用兵在原则上要注意:地理形势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九类。

在诸侯本国境内作战之地,叫"散地"。

进入敌境不深,叫"轻地"。

我军占据则对我有利,敌军占据则对敌有利,叫"争地"。

我军可以往,敌军也可以来,叫"交地"。

诸侯各国之交界,先到达者可以得到外部援助之地,叫"衢地"。

深入敌境,靠近敌人众多城邑,叫"重地"。

靠近山林、险阻、沼泽等难行之道,叫"圮地"。

通道狭窄,退路迂曲,有利于敌人用劣势兵力就可以攻击我之地,叫"围地"。

速战速决则能生存,不速战速决就会灭亡之地,叫"死地"。

因此,在散地要避免作战,在轻地不可久留,在争地不可进攻,在交地不可分散部队使首尾脱节,在衢地应当利用外援,在重地应当四出抄掠,在圮地应当迅速通过,在围地应当设法突围,在死地应当拚死而战。

所以在散地一定要必须使全军意志专一,在轻地使全军保持连续,在争地必须

迅速迂回敌后,在交地一定要固守,在衢地必须慎其守备,在重地必须保持粮食供应,在圮地必须进据通道,在围地必须占领逃生的缺口,在死地必须示敌以必死。因此,士兵通常的心理状态是,被包围时会坚决抵抗,被逼迫时会拼死战斗,深陷险境时会听从指挥。

自古善于用兵的人,[都要设法调动敌人,]从而使敌人前面和后面不能呼应,主力和辅部难以配合,高贵者和低贱者不相援救,上级和下级不相统属,士卒分散无法集中,兵力集中不能整合。对我有利才打,对我不利则停(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试问:如果敌人人多,阵容严整,前来与我作战,应当怎样对付?

答案是:先攻夺其要害就能使其听话。用兵的要义是迅速,乘敌人之不备(不及,不戒也),由敌人意想不到的路线,去进攻它所不戒备之处。

凡进入敌国作战的规律是,意志愈专一,因而敌人不易吃掉我。应抄掠其富饶的乡邑为三军提供粮食。小心养护部队不使军队疲劳,以保持士气积蓄力量。调动兵力,设计谋略,使敌人不可预测。

把士兵投到无路可走的境地,让他们宁可战死也难以逃跑。只有死中求生,士兵才会竭尽全力。士兵陷入绝境反而会无所畏惧,无路可退就会团结求生存。深入敌境就会加倍小心,迫不得已就会拼死搏斗。所以这样的军队不用调教也会戒备,不用强求也会自动执行,不用约束也会团结一心,不用命令也会服从。要禁止求神问卜,袪除疑惑忧虑,使士兵面对死亡而不做逃避。

不能让士兵贪取财货,并不是因为人性不喜欢财货。不能让士兵贪求性命,也不是因为人性不喜爱长寿。

当军令下达之日,虽然士兵们坐着的涕泪沾满衣襟,躺着的涕泪流淌到腮边;但只要把他们投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他们人人都会像专诸、曹刿一样勇敢。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就好比那种率然之蛇一样。率然之蛇,是常山(恒山)中的一种蛇,打它的头,它的尾巴就会救应;打它的尾巴,它的头就会救应;打它的身子,它的头和尾巴就会一起来救应。试问能够使军队像率然一样吗?答案是可以。例如吴人和越人是相互厌恶的。但当他们同乘一条船渡水而遭遇风暴,他们也会互相救助竟像人的左右两只手一样。所以光凭解脱战马、掩埋车轮[去拼命],是靠不住的。要

善于使全军勇敢如一人，才是治兵之术的正道。土地刚柔之势，才能构成地形。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士兵协作得像一个人，诀窍就是让他们陷入迫不得已之境。

将军带兵之道是，冷静高深，严正而治。要蒙蔽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变得无知；多给他们事情做（易，以也，与也。），禁止他们乱谋议（革，除也），使他们不做思考（无识，无意识）。要经常变换宿营地，做迂回行军，使士兵无法思考。

将帅对部下约期授命，要像登高而抽取掉梯子。将帅只能在带领他们深入敌国领土后，才能披露战略之意图。就好像驱赶羊群，赶过来，赶过去，但不让它们知道要到何处去。

集合三军士兵，把他们投入危险的境地，这正是将军的使命。

将领对九种战略地理的不同、变通的好处、进退屈伸的利害、全军士气及心理的规律，不可不加以认真考察。

总的说来，进入敌国作战，进入较深则军心专一，进入较浅则军心涣散。离开自己的国土，越过边境到他国作战，进入的是绝地。其中四通八达之处，则是衢地。进入敌境深入之处，则是重地。进入敌境浅，是轻地。背负险固，前为隘口之处，则是围地。无路可走之处，则是死地。

所以不知道诸侯的战略意图，不能与之相交；不熟悉山林、险阻、沼泽等地形，不能行军；不使用向导，不能得地利。诸如此类，只要有一件事未考虑到，就不能成为王霸之兵。要成为王霸之兵，若攻伐对象是大国，就要使其军队分散无法集中；施加压力于潜在对手之国，令其不敢互相结盟。所以不必争取，也不必去谋求控制天下的权力，只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让敌国感受到兵威，就可以取其城池，毁灭其国。

对建功者要施行出人意外的奖赏，颁布无形的指令，约束三军之众，如同使用一人。只赋予他任务，不必告诉他战略意图；只讲有利的方面，不必告诉他危害是什么。把部队投入死地，然后才能找到生路，使部队陷入困境，然后才能战胜敌人。

所以用兵作战，首要之事在于摸清敌人的意图，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然后出兵千里杀其敌将，这才是以巧妙的方法成大事者。所以当决策定计之日，要封锁关口折断符节，驱逐敌人的使节，在廊庙之上勉励军队，以成就大事。当敌人打开门户，一定要迅速进入，先敌占领要害，暗地寻找战机；在暗中追踪敌军，准备最后决战。所以军

队之始动，要像未嫁的姑娘，让敌人自动地打开门户；行动起来要像奔跑的兔子，让敌人来不及阻挡。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有散地，[1]有轻地，[2]有争地，[3]有交地，[4]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

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5]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6]

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

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7]

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毋止，[8]争地则无攻，[9]交地则无绝，[10]衢地则合交，[11]重地则掠，[12]圮地则行，[13]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是故散地吾将壹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使不留；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恃；重地吾将趋其后；圮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围者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立。

敢问："敌众以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14]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15]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16]无所往则固，

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故其兵不修而戒，[17]不求而得，[18]不约而亲，[19]不令而信，禁祥去疑，[20]至死无所之。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21]无余命，非恶寿也。[22]

令发之日，士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23]

故善用军者，譬如率然。[24]率然者，常山之蛇也，[25]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越人与吴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26]未足恃也；齐勇若一[27]，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28]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29]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30]正以治。[31]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32]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33]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34]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35]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四五者，一不知，非王霸之兵也。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夺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也。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36]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37]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38]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注释]

①曹操注："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杜牧曰："士卒近家，进无必死之心，退有归投之处。"

②梅尧臣曰："人敌未远，道近轻返。"

③曹操曰："可以少胜众，弱击强。"杜牧曰："必争之地，乃险要也。"

④曹操曰："道正相交错也。"张预曰："地有数道，往来通达，而不可阻绝者，是交错之地也。"

⑤曹操曰："我与敌相当，而旁有他国也。"衢地：国境上多国连结，可以四通之地。张预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敌者，当其一面而旁有邻国，三面相连属，当往结之，以为己援。先至者，谓先遣使以重币约和旁国也。兵虽后至，已得其国助矣。"

⑥曹操曰："难返之地。"此句梅尧臣注："乘虚而人，涉地愈深，过城已多，津要绝塞，故曰重难之地。"

⑦梅尧臣注："前不得进，后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战也。"

⑧梅尧臣曰："以速进为利。"

⑨梅尧臣曰："形胜之地，先据乎利；敌若已得其处，则不可攻。"

⑩梅尧臣曰："道既错通，恐其邀截，当令部伍相及，不可断也。"

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⑫梅尧臣曰："去国既远，多背城邑，粮道必绝，则掠畜积以继食。"

⑬张预曰："难行之地，不可稽留也是。"

⑭梅尧臣曰："为客者，人人之地深，则士卒专精，主人不能克我。"

⑮宋郑友贤《孙子遗说》则谓："诸家断为二句者，非武之本义也。"

⑯张预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岂复畏敌也？"

⑰杜牧曰："不待修整而自戒慎。"张预曰："不修整而自戒慎。"

⑱梅尧臣曰："不索而情自得。"张预曰："不求索而得情意。"

⑲梅尧臣曰："不约而众自亲。"

⑳梅尧臣注："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人。"《汉书·五行志》："妖孽自外来者

谓之祥。”

㉑梅尧臣曰:“不得已竭财货。”

㉒梅尧臣曰:“不得已尽死战。”

㉓诸刿,专诸、曹刿。春秋时勇士。专诸,春秋吴国堂邑人。吴公子光阴谋杀吴王僚而自立,伍子胥窥测其意而荐专诸于公子光,光使专诸藏匕首于炙鱼腹中,乘进献时刺吴王僚,立死;专诸亦被吴王僚卫士所杀。曹刿,即曹沫,春秋鲁国人,事鲁庄公。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今山东东阿),曹沫执匕首登坛劫齐桓公,迫使其归还所侵之鲁地。详见《史记·刺客列传》。

㉔率然,一种蛇。《神异经·西荒经》:“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

㉕常山,即恒山。五岳之北岳,在山西浑源南。西汉时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改为常山。北周武帝时,又改称恒山。汉简作“恒山”。

㉖方马埋轮,古车战时代,其阵外围为战车所排列,犹如车之城垣,有时为求阵势稳固,将马缚住,将车轮深埋起来,使阵不易被敌冲破,此作法称为方马埋轮。曹操注:“方,缚马也。埋轮,示不动也。此言专难不如权巧。故曰方马埋轮,不足恃也。”杜牧曰:“缚马使为方阵,埋轮使不动,虽如此,亦未足称为专固而足为恃。”

㉗梅尧臣曰:“使人齐勇如一心而无怯者,得军政之道也。”

㉘王晳曰:“刚柔,犹强弱也。言三军之士,强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

㉙张预注:“三军虽众,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齐一也。

㉚张预曰:“其谋事,则安静而幽深,人不能测。”

㉛张预曰:“其御下,则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㉜梅尧臣注:“改其所行之事,变其所为之谋,无使人能识也。”

㉝梅尧臣注:“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趋之途,无使人能虑也。”

㉞梅尧臣注:“可进而不可退也。”

㉟“发其机”:机通计,机谋,计谋也。发,发显。

㊱曹操注:“并兵向敌。”

㊲夷关折符,夷,平也。《左传》成公十六年:“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㊳曹操注:“敌有间隙,当急入之也。”是。阖,门。

第 12 篇
火攻:论用火

[何按]

火是一种超距离兵器。是一种热兵器。是一种化学能武器。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孙子对此术所给予的注意,预示了后来的火器战争技术的萌芽。

[译文]

火攻目标无非有五种:一是焚烧其人员,二是焚烧其军资;三是焚烧其辎重装备;四是焚烧其仓库;五是焚烧其军阵。发火必须借助条件(发火必有因),烟火器材必须准备好。点火要选择季节和时间。

季节,要选择气候干燥(少雨)时;日子,要选择月亮宿留于箕、壁、翼、轸四星宿的时候。月亮行经这四个星宿时,往往是起大风的日子。

凡用火攻,必须根据五种不同情况而采取配合措施。如火从里面烧,则应预先在外面接应;火已燃烧而敌军反而很静,要等待而勿攻,让火一直烧下去,可以借火攻就攻,不能借火攻就停止。

火如果是从外面烧起,就不必等其内变。点火要选择时机,火从上风点,不要在下风攻。白天风刮得久了,夜晚就会停止。军队必须会运用五种火攻的不同变化,掌握其分寸。

所以,善于以火势辅助攻击的指挥者高明,而善于以水势辅助攻击的指挥者可以增强力量。尽管水只能隔绝敌军,却不能赶走敌军。

若已战胜敌人,攻取占领了敌阵垒但不能巩固(不修其功)是不幸的。这我称之

为“费留”(耗费资财,淹留不归)。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要慎重考虑,优秀将帅要认真处理,没有好处不要轻动,没有把握不要轻用,不面临危机不作决战。

君主不可以因一时之怒而举兵,将领不可以因一时之怒而出战。合于国家利益才行动,不合于国家利益就停止。要知道愤怒可以重新转为喜悦,但国家一旦灭亡就不能复存,人死了也不能再生。

所以贤明的君主对战争要极为慎重,优秀的将领对战争要非常小心,这就是保证国家和军队安全的根本原则。

[原文]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1]二曰火积,[2]三曰火辎,四曰火库,[3]五曰火队。[4]行火有因,[5]烟火必素具。[6]发火有时,起火有日。

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7]凡此四宿者,风之起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其兵静,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之。

火可发于外,毋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毋攻下风。昼风久,[8]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9]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10]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11]命之曰费留。[12]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13]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兴军,将不可以愠战。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注释]

①李筌曰:“焚其营,杀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营栅,困烧兵士。”

②积,委积,见《军争篇》“军无委积则亡”注。梅尧臣曰:“焚其委积,以困刍粮。”

③火库:焚敌武库。

④火队:焚烧敌人军阵、队伍。

⑤因,条件。

⑥曹操曰:"烟火,烧具也。"

⑦箕、壁、翼、轸:均为二十八星宿之一。上古时代,人们把自然看得很神秘,又由于农业生产需要,于是特别重视观测天象,二十八宿便是当时妇孺皆知的天文知识。箕为东方苍龙七宿之一;壁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翼、轸为南方朱雀七宿之二。古人通过长期观察,月亮与这些星宿运行到一起的日子,一般多风,这可看作上古气象资料。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风。"

⑧昼风久:各本皆如是。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引张贲说云:"久字,古从字之误也。谓白昼遇风而发火,则当以兵从之;遇夜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反乘我也。"

⑨明,高明。

⑩各家多注"修其功"为奖赏有功。存之。

⑪绝,隔绝。夺:剥夺。杨炳安《孙子会笺》按此句应作"火可以夺","不"、"火"古文形近易误。

⑫曹操注:"若水之留,不复还也。"

⑬修,慎也。



第13篇
用间:论谍报与反间(不对称战争)

[何按]

本篇论信息、情报、内奸、反间,即所谓"超即战",不对称战争。间谍战的本质是一种信息战争,隐蔽真信息和制造假信息以迷乱而操纵敌人,是重要的战争手段。孙子是战争史上第一位从战争全局即战略观点,论述运用间谍作信息斗争的军事家。

[译文]

孙子说:如果出动军队十万人,出征于千里之外,向百姓征费,由国家供应,每天至少要花费千金。以致内外骚动疲于运输,因之不能操持生计的人,要有七十万人家。

相持数年之久,只是为了夺取最后一战的胜利。如果吝惜爵禄钱财,又不能掌握敌情,这种人真是毫无仁爱之心,不配当士兵的统帅,不配当君主的助手,也不可能成为胜利的主宰。

所以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将领,之所以能够战胜敌人,其成就功业超越世俗,必是出于先知。

先知,并非来自鬼神,也不可依据象数(占卜),也不可凭猜测,而只能是来之于人,来之于对敌情的了解啊。

所以间谍的利用有五种: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

能将五种间谍一起使用,使人不能了解其奥秒,这才是神妙,是君主的法宝。

所谓"乡间",是利用敌方的乡野之民作间谍。

所谓“因间”，是利用敌方的官吏作间谍。

所谓“反间”，是利用敌方的间谍而以假情报传报给敌方。

所谓“死间”，是制造假情况，让我方间谍拼死传报到敌方。

所谓“生间”，是送回情报。

所以对三军的关切，没有比间谍更值得关切。赏赐，没有比对间谍更应该优厚的了，军中事务，没有比间谍之事更须机密的了。不是大圣大智则不能利用间谍，不是深仁厚义则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神机妙算不能识知真情报的真价值。

微妙啊实在微妙，没有什么地方不能洞见！

间谍得到的机密还不能公开，而已有人先知道了；那么走露消息的间谍与他所告诉的人都应处死。

凡是要攻打某个军队，夺取某个城池，刺杀某个人物，一定要预先探知它的驻守将领、左右近臣、秘书、守门者、警卫的姓名，命令我方间谍务必刺探清楚。

对于敌方派来刺探我方的间谍，要设法加以收买利用，引导放归。这样反间就可以为我所用。为了利用情况加以判断，对“乡间”、“内间”应该加以使用。如果能掌控敌情，那么可以制造假情况，通过死间报告敌人。通过反间了解敌情，那么生间可以按期返回报告敌情。

有关这五种间谍的各种事情，必须由君主主宰。知道这一切事情首先取决于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重用。

从前殷商的兴起，是因为伊尹在夏国（作反间）。周的兴起，是因为吕牙在殷商（作反间）。

所以贤明的君主和优秀的将帅，若能凭借高超的智慧使用间谍，必定会取得伟大的成功。

这（情报）是用兵的关键，三军都要依靠它而决定行动。

［原文］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1]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2]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3]

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4]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5]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6]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内间，[7]有乡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莫知其道，[8]五间俱起，是谓神纪，[9]人君之宝也。

“因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也。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也。

“死间”者，[10]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

“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11]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宝。

密哉！密哉！无所不用间也。

间事未发，[12]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13]门者、[14]舍人之姓名，[15]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16]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生间可使如期也。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17]伊挚在夏；周之兴也，[18]吕牙在殷。[19][□之兴也，□衡师比在陉(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20]]故唯明主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注释]

①公家之奉，与“百姓之费”对言，指国家的开支。

②怠：疲惫。

③春秋军赋：甸出甲士步卒七十五人，甸六十四井，计五百七十六户，征甲士步卒十万人，则计七十余万户，此言整数。

④爱：吝啬。

⑤非人之将：汉简作“非民之将”。言不配为军队之将领。

⑥杜牧曰：“象者，类也。言不可以他事比类而求。”

⑦间谍“之间”，古今无解。《说文》无间字，但“人”部有“伣”字，“一曰间，见。”间，伣也。字又作“瞯”，“从目閒声，江淮之间谓眄曰瞯。”间者，窥看、窃看也。何按：“间谍”一词，语源古老。《说文》：“谍，军中反閒也。”《左》成公十六年：“谍略之。”正义：“兵书有反间之法，谓诈为敌国之人，入其宋中伺侯间僚，以反告己军，今谓之细作人也。十家注及《武经七书》本均作“因间”，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谓作“乡间”。张预曰：“此五间之名，因间当为乡间。故下文云：乡间可得而使。”

⑧道：道术。

⑨神纪，一说为神妙之纲纪。梅尧臣曰：“五间俱起以间敌，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纲纪。”张预注：“兹乃神妙之纲纪。”又一说，杨炳安《孙子会笺》：“是谓神纪即是谓神矣，言此乃高明者也。”

⑩关于“死间”：大多注家以为：我故意泄露假情报，让我间知道后传给敌人，事发后则会被处死，故称死间。张预则认为：“欲使敌人杀其贤能，乃令死士持虚伪以赴之，吾间致敌，为彼所得，彼以诳事为实，必俱杀之。”

⑪事：当为“亲”字之误。汉简、《通典》、《太平御览》此句均为“亲”字，且只有作“亲”，于文意乃顺。

⑫间事未发，而先闻者，泄密之意也。

⑬《礼·曲礼》郑注：“谒者主宾客告请之事。”即接待宾客并向主官传达报告的官员。

⑭门者，守门吏。

⑮舍，幕僚。

⑯因而利之，异而舍之：趁机以重利收买，引导其为我所用，然后释放他。一说“舍”为居止，稽留。

⑰“使如期”，如期返报。

⑱殷指殷代。公元前 17 世纪，商汤灭了夏朝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今河南商丘），史称商代；后来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因称殷，亦称殷商。夏，夏启所建立的奴隶制王朝，建都安邑（今山西闻喜东南）、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传到桀，为商汤所灭。伊挚，即伊尹，一名阿衡。实为汤妻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后为汤发现其才能，任以国政。汤灭夏前，伊尹曾去夏做过一段时间间谍，摸清夏的实情后，回汤之都亳。后佐汤灭夏。《史书·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汤举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醜有夏，复归于亳。"奸，干也，求也。

⑲吕牙：即吕望、太公望、姜子牙。初见文王于羑里，在献计使文王获释后，仍留于朝歌、孟津间"宰牛"、"市饭"，实为间谍。摸清讨伐商纣王的必要情况后，接着便佐周文王、武王灭商。（详见戴乐志《姜太公考——史记·齐太公世家探疑》，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第 3 辑）

⑳战国末，燕欲攻齐，派纵横家苏秦入齐为间谍，诱使齐君灭宋、绝诸侯。燕王乃遣乐毅会五国之师攻齐，大破之。

括号中文字见于竹简佚文，表明《孙子》篇中确有战国时人增附文字。而疑古音或会据此认为《孙子》书出于战国。



附录一

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残文

[计]

[□□]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轻(经)之以五,效之以计,以索其请(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顺逆兵胜也。地者,高下广陕(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将者,知(智)□……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孰能? 天地孰得? 法[□□□□□]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 吾以此知胜[□□□□□]计,用之必胜……用而视(示)之不用,近而视(示)之远,[远]而视(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之,强而□之,怒而(挠)之,攻其[□]备,出其……胜,不可…… 胜者…… 少[□□□□],少□无[□□□]此观……

[作战]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千驷,[□□□]乘,带甲[□□□]里而馈(粮),则外内……车甲之奉,日□□□内□……用战,胜久则顿(钝)……起,虽知(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未有也。故不尽于知用兵…… (粮)于敌[□□]食可足也。男之贫于师者,远者远输则百姓贫;近币(师)者贵□□□则□及丘役。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费,十去其六……石。故杀适(敌)□……车战……卒共而养之,是畏(谓)胜敌而益强。故……

[谋攻]

……破五……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修)橹……□□三月而止□距 有(又)三月然……城不[□□□□](灾)也。故善用兵者,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而非攻也,破人之国而非……天下,故[□□□]而利可□……战之……所心患军……知三军……(既)疑,诸侯之……知可而战与不可而战,胜。知众……以虞侍(待)不……故兵知皮(彼)知已,百战不……

[刑(形)]

(甲)

孙子曰:昔善……胜,以侍(待)适(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适(敌)。故善者……□使适(敌)可胜。故曰:胜可智(知)[□]不可为也。不可胜,守;可胜,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动九……众人之所知,非善……曰善,非□□也。举[□□□□□]力,视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葱(聪)耳。所胃(谓)善者,胜易胜者也。故善者之战,无奇[□],无智名,无勇功,故其胜不贷(忒)。不[贷(忒)]者□□法,故能为胜败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称,[称]生胜。胜兵如以洫(镒)称朱(铢),败兵如以朱(铢)称洫(镒)。称胜者战民也,如决积水于千(仞)……

(乙)

……胜而□适(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适(敌)。故善者能为不可胜[□□□□]可胜,故……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动九天之上,故能自葆全[□□]。见胜[□]过众人之智,非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易胜者也。故善[□□□□]奇胜,无智名,无[□]功,故其胜不贷(忒)。兴贡(忒)者,起所错[□]胜败者也。善……胜兵……败政。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生胜。

胜兵如以洫(镒)称朱(铢),败兵如以朱(铢)称洫(镒)。称[□]者战民也,如决积[□□□](仞)之 ,刑(形)也。

[势]

治众如治寡,分数是。斗众……可使毕受适(敌)而无败,□正□[□□□□]如以毁( )……穷如天地,无谒(竭)如河海。冬(终)而复始,日月是……变不……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环相生,如环之毋(无)端,孰能穷之?水之疾,至……可败。乱生于治,胁(怯)生于恿(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恿(勇)胁(怯),(势)也;强[□□]也。善动适(适)者,刑(形)之,适(敌)必从之;[□□□□]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动之,以卒侍(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 (势),弗责于……木石。木石之生(怯)安则静,危则动,方则……

[实虚]

先处战地而侍(待)战者失(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而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人。能使适(敌)[□]至者,利之也。能使适(敌)……能劳之,饱能饥之者,出于其所必[□□]。□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者,适(敌)不知所守。善守者适(敌)不知□□……故能为适(敌)司命。进不可迎得,冲[□□□□□]可止者,远……适(敌)不得不[□□□]者,攻其所……之,适(敌)不得与我战者, 其所之也。故善将者刑(形)人而无刑(形)[□□]而适(敌)分。我 而为壹,适(敌)分而为十,是以十击壹也。我寡而适(敌)众,能以寡击□……地不可知,则适(敌)之所备者多。所备者多,则所战者寡矣。备前……者右寡,无不备者无不寡。寡者备[□□□]众者,使人备已者也。知战之日,知战之地,千里而战。不[□□□]日,不知战之地,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左不能救[□□]不

能救左,皇(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胜（哉)? 故曰:胜可擅也。适(敌)唯(虽)众,可毋（斗)也。故绩之而知动□……死生之地,计之[□□]得失之□,□之[□□]余不足之□。刑(形)兵之极,至于无刑(形),[无刑(形)],则深间弗能规(窥)也,知(智)者弗能谋也。因刑(形)而错胜□……制刑(形)。所以胜者不……兵刑(形)象水,水行辟(避)高而走下,兵胜辟(避)实击虚。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兵无成（势),无恒刑(形),能与敌化之胃(谓)神。五行无恒胜,四时[□]常立(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神要

[军争]

……以□为直,以患……而诱之[□□后人发,先人至者,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利[□□□]处,倍……者后,则十一以至;五十里而争利,则厥(蹶)上将,法以半至;……军毋(无)辎重[□□]粮食则亡,无委责(积)则亡。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刑(形)者不能行军;不□乡(向)道(导)……动,以[□]合变……难知……分利,县(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者[□]军争之法也。是故军……鼓金;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是故昼战多旌旗,夜战多鼓金。[鼓金]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已（专)[□□]勇者不……将军可夺心□。……用兵者,辟(避)其兑(锐)气……气者……远,以失(佚)[□]劳,以饱侍(待)饥,此治力者也。毋要 之旗,毋击堂堂之陈(阵),此治变者……倍(背)丘勿迎,详(佯)北勿从,围师遗缺,归师勿遏(遏),此用众之法也。四百六十五

[九变]

……瞿( )地……地则战,……攻,地有所不争,□……于九……能得地……利,

故务可信;杂于害,故忧患可……不攻□[□□□]不可攻。故将有五[□□□□]杀。必生,……洁廉,可辱。爱民,可……危,不可不察也。

[行军]

……处高,战隆毋登,[□]处山之……此处水上之军……交军沂泽之中,依……死后生,此处□……凡四军之利,黄帝之……无百疾,陵丘 □处其阳,而右倍(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水流至,止涉侍(待)其定[□□□]天井、天窖、天离、天 、天郄、必亟去之,勿[□□□]远之,敌近之。吾……□ (苇)、小林、翳浍(荟)、可伏匿者,谨复索之,奸之所处也。敌近而□者,恃其险也。敌远□……进者,其所居者易……军者也。□□庳(卑)而备益者,进也。辞强而[□]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厕(侧)者[□□□□□□]请和者,谋也。奔走陈兵者,期也。半进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役先饮……而不进者,劳拳(倦)也。乌□者,虚也。夜 者,恐也。军犹(扰)者,将不重也。……幽( )者不反(返)其舍者,穷寇也。□□闲闲□言人者,失其众者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相去也,必谨察此。兵非多益毋……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以 亲而罚不行,则不用。故合之以交,济之以……行,以教其民者,民服;素□……

[地形]

本篇未发现相关简文。

九地

……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瞿( ),有重地,有泛地,□围地,有死地。诸

侯战[□]地为散……而得天□之众者为瞿( )。人人之地深,倍(背)城邑多者,为重。行山林、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寡可[□□]吾众者为围。疾则存,不疾则亡者,为死。是故散[□□□□]轻地则毋止,争……□,瞿( )……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所胃(谓)古善战者,能使适(敌)人前后不相及也。……适(敌)众以正(整)将来,侍(待)之[□]何?曰夺[□□□□]听[□□]之请(情)主数(速)也,乘人之不给也……食,谨养而勿劳,并……谋,为不可贼(测)。投之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我所往则……所往则斗。是故不调而戒,不……非严正货也;无余死,非恶寿也。令发[□□]士坐者涕□□,卧[□□□□],投之无所往者,诸、岁之勇也。故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勇问□可使若卫然 (乎)?曰:可。越人与吴人相恶也,当其同周(舟)而济也,相救若□……齐勇若一……□已也。将军之事……之耳目,使无之;易其事[□□□],使民无识;易其□,于(迂)其□,使民不得……人诸侯之地,发其几(机),若(驱)群……变,诎(屈)信(伸)之利,人请(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为[□□□],浅则散。□国越竟(境)而师者,绝地也;四 (彻)者,瞿( )地也;……者,轻地也;倍(背)固前□[□□]地也;倍(背)固前适(敌)者,死地也;毋(无)所往者,穷地也。[□□□]散地,吾将壹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偻;争地,吾将使不留;交地也,吾将固其结;瞿( )地也,吾将谨其恃;[□]地也,吾将趣其后;泛地也,吾将进其□;围地也,吾将塞[□□]死地……□侯之请(情); 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大国则其众不……则其交不□合。是故不……可拔也,城可隋( )也。无法之赏,无正之令,犯三……以害,勿告以利。芋之亡地然后存,陷……于害,然后能为败为……□□将,此胃(谓)巧事。是故正(政)与(举)□……其使,厉于郎(廊)上,以诛其事。适(敌)人开 ,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决战事。是故始如处……

火攻

孙子曰:凡攻火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渍(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火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四者,风起之日也。火发□……火发其后静而勿攻,极其火央,可从而从[□□□□□]止之。火可发于外,毋

寺(待)于内,以时发之。火□上风,毋攻[□□□□]久,夜风止。……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得,不隋其攻者,凶,命之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随之。非利[□□□□□]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兴军,将不可以温(愠)战。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复喜也,温(愠)可复……

用间

孙子曰:凡……里,百生(姓)之费,□[□□□]费日千……知适(敌)之请(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注(主)也。故……不可象[□□],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者。故用间有五,有□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知其[□□□]神纪,人君之葆(宝)也。生间者,反报……乡人而用者也。内间者,因[□□□]□。反[□□□□],非仁不能使……之葆。密(哉)密(哉),毋(无)所不用间[□□]事未发,闻,间曰……攻,人[□□□]杀,必先□其□[□□□]谒者……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五间之事,必知之,……可不厚也。[殷之兴也,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之兴也。]师比在陉(荆)。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唯明主贤将能[用之]。



附录二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

1、吴问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人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巍(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

二百八十四

2、[四变]

……[徐(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令有[所不行]。

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浅人则前事不信,深入则后利不椄(接)。动则不利,立则囚。如此者,弗由也。

军之所不毄(击)者。曰:两军交和而舍,计吾力足以破其军,獾其将。远计之,有奇执(势)巧权于它,而军……□将。如此者,军唯(虽)可毄(击),弗毄(击)也。

城之所以不攻者。曰:计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于前,得之而后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于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为害于后,若此者,城唯(虽)可攻,弗攻也。

地之所不争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而□□……虚。如此者,弗争也。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行也。事……变者,则智(知)用兵矣。

3、黄帝伐赤帝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滅(灭)有之。[□年]休民,孰(熟,穀,赦罪。或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滅(灭)[有之。□]年休民,孰(熟)穀,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滅有之。□年休民,孰穀,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滅有]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汤之伐桀也,[至于□□],战于薄田,右阴,顺术,倍(背)冲,大滅(灭)有之。武王之伐纣,至于蓛遂,战牧之野,右阴,顺术,[倍冲,大滅]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请(情),故……"地刑(形)二

凡地刑(形),东方为左,西方为(右)……

……首,地平用左,军……

……地也。交□水□……

……者,死地也。产草者□……

……地刚者,毋□□□也□……

……[天]离、天井、天宛□……

……是胃(谓)重利。前之,是胃(谓)* 守。右之,是胃(谓)天固。左之,是胃(谓)……

所居高曰建堂,□曰□……

……□遂,左水曰利,右水曰积……

……□五月度□地,七月□……

……三军出陈(阵),不问朝夕,右负丘陵,左前水泽,顺者……

……九地之法,人请(情)之里(理),不可不□……

4、见吴王

……□于孙子之馆,曰:“不穀好□□□□□□□□□□兵者与(欤)?”孙……“……乎?不穀之好兵□□□□之□□□也,适之好之也。”孙子曰:“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戏也。君王以好与戏问之,外臣不敢对。”盖(阖)庐曰:“穀未闻道也,不敢趣之利与……”孙子曰:“唯君王之所欲,以贵者可也,贱者可也,妇人可也。试男于右,试女于左,□□□□……”曰:“不穀 *(愿)以妇人。”孙子曰:“妇人多所不忍,臣请代……”“畏,有何悔乎?”孙子曰:“然则请得宫□□……之国左右玺圄之中,以为二陈(阵)□□……”曰:“陈(阵)未成,不足见也。及已成……□□不 *(辞)其难。”君曰:“若(诺)。”孙子以其御为……参乘为舆司空,告其御、参乘曰:“□□”……□妇人而告之曰:“知女(汝)右手?”……左手。胃(谓)女(汝)前,从女(汝)心。胃(谓)女(汝)……□从令者也。七周而泽(释)之,鼓而前之……[三告而]五申之,鼓而前之,妇人乱而[□□]金而坐之,有(又)三告而五申之,鼓而前之,妇人乱而笑。三告而五

申之者三矣，而令犹不行。孙子乃召其司马与舆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闻，君将罪也；已令已申，卒长之罪也。兵法曰：赏善始贱，罚……□请谢之。”孙子曰：“君□……引而员(圆)之，员(圆)中规；引而方之，方中巨(矩)。……盖(阖)庐六日不自□□□□□……□□□□”孙子再拜而起曰：“道得矣。……□□□长远近习此教也，以为恒命。此素教也，将之道也。民……□莫贵于威。威行于众，严行于吏，三军信其将畏(威)者，乘其适(敌)。”千□十五。

……而用之，□□□得矣。若□十三扁(篇)所……

……[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

……[孙]子曰：“古(姑)试之，得而用之，无不□”……

……□而试之□得□……

……□□□之孙子曰：“外内贵贱得矣。”孙……

……[孙]子曰：“唯……”

……□也，君王居台上而侍(待)之，臣……

……□至日中请令……

……人主也。若夫发令而从，不听者诛□□……

……□也。请合之于□□□之于……

……陈(阵)已成矣，教□□听……

……□不穀请学之。为终食而□……

……将军□不穀不敢不□……

……者□□也。孙子……

……孙子曰：……

……孙子……

……□□孙子……

……盖(阖)庐……

……盖(阖)庐……



均录自《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二、《上孙家寨汉简·孙子》佚文

孙子曰:夫十三扁(篇)……

……相胜奈何? 孙子曰……

《国斗令》:孙子曰:能当三□……

……者,制为《军斗》。

《合战令》:孙子曰:战贵齐成,以□□……

《□令》:孙子曰:军行患车 * 之,相(?)□□……

……子曰:军患陈(阵)不坚,陈(阵)不坚则前破,而……

录自《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2 年第 2 期。

附录三：孙子叙录及佚文

孙子杂录

清·孙星衍

(一)传记

[孙武传(节录《史记》)]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

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

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

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壁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

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

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

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

与有力焉。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

《史记》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卒以为将。"

《吴越春秋》曰："吴王登东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进孙子于王。孙子者，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孙子本齐人，后奔吴，故《吴越春秋》谓之吴人也。邓名世《姓氏辨证书》曰："齐敬仲五世孙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为齐卿。冯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是也。"］

《史记》又曰："后百余岁有孙膑，亦武之后世孙也。"

［按《姓氏辨证书》曰："武生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即破魏军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说则膑乃武之孙也。《史记》之言犹为未审。

又按绍兴四年邓名世上其书，胡松年称其学有渊源，多所按据。序又云："自五经子史，以及《风俗通》、《姓苑》、《百家》、《姓纂》诸书，凡有所长，尽用其说。"是其书内所云皆可依据也。］

《越绝书》曰："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吴王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

［按武惟为客卿，故《春秋左氏传》言伍员而不详孙武也。其史称伐楚及齐晋者，尽武以客卿将兵故也。］

《史记》阖闾曰："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

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在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然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吴越春秋》曰："吴王问曰："兵法宁可以小试耶?"孙子曰："可。可以小试于后宫之女。"王曰："诺。"孙子曰："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队长，各将一队。"令三百人皆被甲兜　，操剑盾而立，告以军法随鼓进退，左右回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仍亲自操桴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上冲冠，项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铁钺。"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以约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过也。军法如何?"执法曰："斩!"武乃令斩队长二人，即吴王之宠姬也。吴王登台观望，正见斩二爱姬，驰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孙子复鼓之，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于是乃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犹无难矣，而可以定天下。"吴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故为兵者，诛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渡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于是吴王大悦，因鸣鼓会军，集而攻楚。孙子为将，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盖于、烛庸。"

《史记》曰："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

又曰："阖庐谓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与师，五战楚王败，遂入郢。"

《吴越春秋》曰："吴王谋欲入郢。孙武曰："民劳，未可恃也。"楚闻吴使孙子、伍子胥、白喜为将。楚国苦之，群臣皆怨。"

又曰："阖闾闻楚将湛庐之剑，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拔六与潜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吴，吴使伍胥、孙武击之，围于豫章，大破之。"

又曰："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于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将曰：'夫战借胜以成其威，非常胜之道。'吴王曰：'何谓也？'二将曰：'楚之为兵，天下彊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吴王曰：'吾欲复击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孙武曰：'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乐师扈子非荆王信谗言，作穷劫之曲曰：'吴王哀痛助忉怛，垂涕举兵将西伐，伍胥白喜、孙武决三战破郢王奔发。'"

（二）遗文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

刘向《新序》曰："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无法故也。"

《汉官解诂》曰："魏氏琐连孙武之法。"

[按《史记》惟言以兵法见阖闾，不言十三篇作于何时。考魏武序云："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则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阖闾者也。今考其首

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言听从吾计则必胜，吾将留之；不听吾计则必败，吾将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虚实篇》云："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是为阖闾言之也。《九地篇》云："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对阖闾言也。故魏武云为吴王阖闾作之，其言信已。]

《吴越春秋》曰："吴王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问答之辞见于诸书征引者。盖武未见阖闾，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见阖闾，相与问答，武又定著若干篇，皆在《汉志》八十二篇之内也。]

吴王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陈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则必因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晦昏雾，出其不意，袭人懈怠，可以有功。"

吴王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则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佯惑，示惑将去，乃选骑衔枚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返而去。"

吴王问孙武曰："争地敌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让之者得，争之者失。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座，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者锐卒，固守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选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

吴王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所备，深绝通道，固其垒塞。若不先图，敌人已备，彼可得来，而吾不可往，群寡又均，则如之何？"

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

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吴王问孙武曰：“冲地必先，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蜀，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傍有国。所谓先者，必重见 轻使约和傍国，交视结恩，兵虽后至，人以蜀矣。简兵练卒，阻利而处，亲吾军事，实吾资粮，令吾车骑出入瞻候。我有众助，彼失其党，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

吴王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轻骑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无归意。若欲还出，切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尘埃气扬，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

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

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难，敌绝粮道，利我走势，敌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当，疾击务突，前斗后拓，左右犄角。”

又问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纷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令，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陈而勿搏，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

[以上皆《孙子》遗文，见《通典》。]

又曰：“军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难，谓之轻也。当选骁骑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也。”

吴王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荡不安，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乡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穷，

割发捐冠，约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励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趋，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兵，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王曰：“若我围敌，则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无斗志。因而击之，虽众必破。《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利，绝其粮道，恐有奇兵隐而不出，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以上见何氏注。此皆释《九地篇》义，辞意甚详，故其篇帙不能不多也。]

吴王问孙武曰：“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围之奈何？”武曰：“诎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时，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

[见《通典》。]

吴王问孙武曰：“敌人保据山险，擅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角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樵牧。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夺其所爱，敌据险隘，我能破之也。”

[见《通典》及《太平御览》]

按以上问答皆非十三篇文。《吴越春秋》所云“问以兵法不知口之称善者”是也。

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则思力战，贤智集则阴谋利，赏罚必则士尽力，气勇益则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

[按：此所释《计篇》五事，亦答阖闾之问也。见《潜夫论》。]

孙子曰：“凡地多陷曲，曰天井。”

[按此释《行军篇》义，见《太平御览》。]

孙子曰：“故曰：深草蓊秽者，所以逃遁也；深谷险阻者，所以止御车骑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击众也；沛泽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见《通典》。]

孙子曰：“强弱长短杂用。”

又曰:“远则用弩,近则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击骑一匹。”

[亦见《通典》。]

孙子曰:“人效死而士能用之,虽优游暇闲,令犹行也。”

又曰:“长陈为甄。”

又曰:“其镇如岳,其停如渊。”

[见《文选注》。]

(按以上七条,今十三篇内亦无之。)

“孙子八阵有苹车之乘。”

[见邓、郑玄《周礼注》。

按《随籍志》有《孙子八阵图》一卷,此其遗文也。]

《孙子占》曰:“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旌旗垫然若雨,是为天意,其帅失。三军将行,旌旗乱于上,东西南北,无所主方,其军不还。三军将阵,雨师,是为浴师,勿用阵战。三军将战,有云其上而赤军将车,雨师,是为浴师,勿用阵战。三军将战,有云其上而赤,勿用阵,先阵战者,莫复其迹。三军方行,大风飘起于军前,右周绝,军其将亡,右周中,其师得粮。”

[见《太平御览》

按《隋志》又有《孙子杂占》四卷,此其遗文也。]

[又按《北堂书钞》引《孙子兵法》云:“贵之而无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无隐,危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犹璧玉之不可污也。”《太平御览》以为出《诸葛亮兵要》。又引《孙子兵法秘要》云:“良将思计如饥,所以战必胜攻必克也。”按《兵法秘要》孙子无其书。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为《孙子兵法接要》,犹魏武所作兵法亦名为《续孙子兵法》也。《北堂书钞》又引《孙子兵法论》云:“非文无以平治,非武无以治乱。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代智,中略伐义,下略伐势。”按此亦不似孙武语。盖后世言兵多祖孙武,故作《兵法论》即名为《孙子兵法论》也。附识于此以备考。]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孙武事吴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代人

也。”

又曰:“孙吴或是古书。”

[按孙子生于敬王之代,故周秦两汉诸书皆多袭用其文,陈氏于此犹有不尽信之言,疏谬其矣。]

《战国策》孙膑曰:“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走者军半至。”语本《孙子·军(争)篇》。

又曰:“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险,可伏兵。”语意本《行军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语出《计篇》。

吴起曰:“投之无所往,天下莫当。”语本《九地篇》。

又曰:“凡过山川邱陵,亟行勿留。”语本《行军篇》。

又曰:“治寡如治众。”语出《势篇》。

又曰:“以半击倍,百战不殆。”语意本《谋攻篇》。

又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语意本《九变篇》。

又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语出《军争篇》。

又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语出意本《军争篇》。

又曰:“书以旌旗幡帜为节,夜以金鼓子 笛为节。”语意本《军争篇》。

又曰:“遇诸邱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语意本《行军篇》。

又曰:“敌若绝水,半渡而击之。”语出《行军篇》。

又赵奢救阏与,军士许历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语意本《地形篇》。

《尉缭子》曰:“守法一而当十。”语意本《谋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语意本《形篇》。

《 冠子》曰:“发如镞矢,声如雷霆。”语意本《军争篇》。

又曰:“执急节短。”语出《势篇》。

又曰:“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语本《谋攻篇》。

《史记》陈余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之。”语出《谋攻篇》。

又黔布击楚,或说楚将曰:“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语本《九地篇》。

又高帝遣刘敬视匈奴,刘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语出《计篇》。

又韩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语出《九地篇》。

《吕氏春秋》曰:“若鸷鸟之击也,搏葛棘则殆。”语出《势篇》。

又曰:“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语出《形篇》。

《淮南子》曰:“高者为生,下者为死。”语本《计篇》及《行军篇》。

又曰:“同舟而济于江,卒遇风波,捷抬杼船若左右手。”语本《九地篇》。

又曰:“主孰贤,将孰能。”语本《计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风雨,若从地出,若从天下。”语本《军争篇》及《形篇》。

又曰:“不袭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语出《军争篇》。

又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语出《军争篇》。

又曰:“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山,若转员石于万丈之岖。”语本《势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出《行军篇》。

又曰:“疾如ǐ弩,势如发矢。”语本《势篇》。

又曰:“昼则多旌,夜则多火。”语本《军争篇》。

又曰:“避实就虚,若驱群羊。”语出《势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语本《九变篇》。

又曰:“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语意本《虚实篇》。

又曰:“太元经”曰:“卵破石完。”语本《势篇》。

《潜夫论》曰:“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安危之主也。”语出《作战篇》。

又曰:“其败者,非天之所炎,将之过也。”语出《地形篇》。

[按《孙子》惟为古书,故先秦两汉多述其文,东汉以后诸传记所征引者,更不可以悉举,乃陈氏忽疑其书并其人,何也!]

孙子曰:“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按《孙子》古书多存古义,今略举数事以祛陈氏之惑。]

[按"同"有"冒"义,故字从同也,《释言》:"揜 ,盖也","揜 ,同也"。是"同"有"覆冒"之义也,"同三军之政同三军之任者,犹言奄有其政奄有其任也。此古训,不作同异解,向来注音殊梦梦。"

又按《尚书》太保奉同瑁,马氏以"同瑁"为一物,天子所执玉瑞名也。]

孙子曰:"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孙子曰:"朝气锐,书气惰,暮气归。"

[按《广雅》"归,息也。"《列子》云:"鬼,归也。"又云:"古者为死人为归人。"是"归"乃"灭息"之义也,左氏"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竭正与灭息义相同,今杜佑等以欲归释之,言若上卒暮而欲归。不明古义,疏矣。]

孙子曰:"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详"为"佯",古通用字也。

孙子曰:"不得已则斗。"

孙子曰:"励于庙堂之上,以诛其事。"

[按《说文》"诛,讨也"。"讨,治也",故"诛"亦得为"治"也。又"诛""治"声近,故可假借为之。犹且得为此,期得为近,析得为斯之类是也。他字书皆不载。]

孙子曰:"绝水必远水。"

[按绝者越也,言过水而处军,则必远于水也。故上文云"绝山依谷",言过山而处军,必依于谷也;又云"绝斥泽唯亟去勿留",言过斥泽则不可处军,必亟去之勿留也。《尔雅》曰:"正绝流曰乱",正绝流犹言直渡水也。其名为乱者,亦厉之意,即《尔雅》以"衣涉水为厉"是也。《诗》云:"涉渭为乱。"郑君云:"绝流而南",是郑固以绝为越也。至孔颖达则云:"水以流为顺,横渡则绝其流。"是为隔绝之义。唐人不达古训,无足怪也。又,《吕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有刍水旁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者,皆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是"绝"训为"越"之证也。"

又按此古训,诸字书皆缺载。]

孙子曰:"故将者,君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按周者无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对言之,古语之常,故云"围师必阙",围者

周也，阙者隙也，此言将之智勇，能周则强，不能周则弱也。今贾氏以才周其国释“周”字，以内怀其贰释“隙”字，不明对文之义，疏矣。]

孙子曰：“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按曹注谓犯为“用”，非，当云：“犯，动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释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无“用”意。盖凡文字皆有本训有转训，“犯”为“侵”，故又得为“动”。魏武不明于声音训诂之源流，以“用”释“犯”，既不经见，妄为之说，谬已。]

孙子曰：“是故方马埋轮，不足恃也。”

[按方者，缚之也，曹注“方，缚也”，是矣。《说文》：“方，象两舟总其头”，谓聚束两船之头也。《尔雅》“诸侯维舟，大夫方舟”。维絷四舟曰维舟，併两舟曰方舟，故“方”又有“併”义。《吕氏春秋》曰：“昆木方版，以为舟楫。”言缚其版，亦拘缚之意也。又“为法为所”，《论语》“游必有方”，是“方”为“所”。《论语》又曰：“子贡方人”，郑注谓“言人过恶”，言以礼法拘缚人也。陆德明《释文》云：“郑本‘方’作‘谤’。”按此似唐以后人不明注意，以为言人过恶，无当于方人之义，率臆改之，非郑原本也。]

[又按此古训，诸字书皆缺载。]

[又按书内古义多不经见，而精当不可移易，真古书也。后之为字书者，以其兵家言不悉置意，故多漏略。陈氏不察而妄议之，谬之谬矣。]

[又按今所传《孙子算经》三卷，无名字。《宋史·艺文志》云：“不知名，考《孙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而《算经》四云：“度之所起起于忽，称之所起起于黍，量之所起起于粟。凡大数之法，万万曰亿。”篇首即以度量数称四事分为四节，与他算书不同，则断知其为孙武之书无疑也。]

[又按《夏侯阳算经》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于忽。仓曹云：量之所起起于粟。”以《孙子算经》之文而谓之五曹，则固知其为一人之书也。《书目》之言，信足征已。]

（三）《孙子》篇卷异同

《汉艺文志·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一。"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今所传《孙子兵法》是也；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是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古》，《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外又《牝八变阵图》、《战六壬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又有《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按《汉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数种，可知其具有八十二篇之内也。

《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史记正义》曰："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孙子》本书，无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则唐时故书犹存，不仅今所传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盖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也。其《八阵图》、《杂占》诸书，则别木行之，故《随唐志》诸书亦皆别出。

又按《宋艺文志》有"孙武《孙子》三卷"，"朱服校定《孙子》三卷"，即此也。

《隋书·经籍志·兵部》："《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孙子兵法》一卷，吴处士沈友撰。又《孙子八阵图》一卷，亡。吴孙子《牝八变阵图》一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梁有《孙子战天斗地六壬六甲兵法》一卷。"

《新唐书·艺文志·兵书类》：魏武注《孙子》三卷，孟氏解《孙子》二卷，沈友注《孙子》三卷，《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李筌注《孙子》二卷，杜牧注《孙子》三卷，陈皡注《孙子》二卷，贾林注《孙子》一卷。

按《唐志》又有《兵书捷要》七卷，孙武撰。此字误，当云魏武也，见《隋志》及《通志》略。

《郡斋读书志·兵家类》: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逆耳,陈皞注三卷,纪变注三逆耳,梅圣俞注三逆耳,王皙注三卷,何氏注三卷。

《直斋书录解题·兵书类》:《孙子》三卷,《汉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冗,定为十三篇。杜牧之注《孙子》三卷。

按《书录解题》惟载曹杜二家注,他书皆未及见也。

《通志·兵略》:《孙子兵法》三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又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又二卷,萧吉注。又二卷,《孟氏解诂》。又二卷,吴沈友撰。又一卷,唐李筌撰。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陈皞注。又一卷,唐贾林注。又一卷,何延锡注。又一卷,张预注。又三逆耳,王皙注。又一卷,梅尧臣撰。《孙武兵经》三卷,张子尚注。《钞孙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贾诩钞。《续孙子兵法》二卷,魏武撰写。《孙子遣说》一卷,郑友贤撰。右兵书。《孙子八阵图》二卷,吴孙子《牝八变阵图》二卷。右营阵。吴孙子《三十三垒经》一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右兵阴阳。

《文献通考》: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陈皞注三卷,纪变注三卷,梅圣俞注三卷,王皙注三卷,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录悉本晁公武《读书志》。

《宋史·艺文志·兵书类》:孙武《孙子》三卷,朱服校定《孙子》三卷,魏武注《孙子》三卷,萧吉注《孙子》一卷,或题曹、萧注。贾林注《孙子》一卷,陈皞注《孙子》一卷,宋奇《孙子解并武经简要》二卷,李筌注《孙子》一卷,《五家注孙子》三卷,魏武、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注。杜牧《孙子》注三卷,曹杜注《孙子》三卷,吉大保《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

杜牧曰:"孙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成此书。"

按《孙子》十三篇者,出于手定,《史记》两称之,而杜牧以为魏武笔削所成,误已。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书大略用仁义使机权,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盖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尔。因备注之,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搏而详,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陈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

欧阳修曰："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后，其说时时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晳以古本校正阙误，又为之注。仁庙天下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

按今《孙子集注》本田华阴《道藏》录出，即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陈皞、五贾林、六孟氏、七梅尧臣、八王晳、九何延锡、十张预也。

《十家》本内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孙子》语而训释之，非注也。《通典》引孙子曰："利而诱之，亲而离之"注云："以利诱之，使五间并入，辩士驰说，亲彼君臣，分离其形势，若秦遣反间诳赵废廉颇而任赵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诱之，亲而离之"二语，《孙子》本文不相蜀。《通典》摘引之，又为之注，求其意义，几成一事，与《孙子》句各为义者异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说，后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间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后，孟氏为先，见《隋书·经籍志》。原本次于陈皞、贾林之后，误也，今改正。晁公武以为唐人，亦误也。又按杜佑非为《孙子》作注，然既引用其文，不当次于贾林之后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孙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谬。

又《孙子》《道藏》原本题曰《集注》，大与朱氏本题曰《注解》，今改为《孙子十家注》，从《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见《通志·艺文略》。

（录自《岱南阁著书·孙子十家注》）

附录四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孫子兵法

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效之以計以索亓請一曰道二

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天者 陰陽寒

暑時制也順逆 兵勝也地者高下廣陝遠近險 易死生也將者知 曲制

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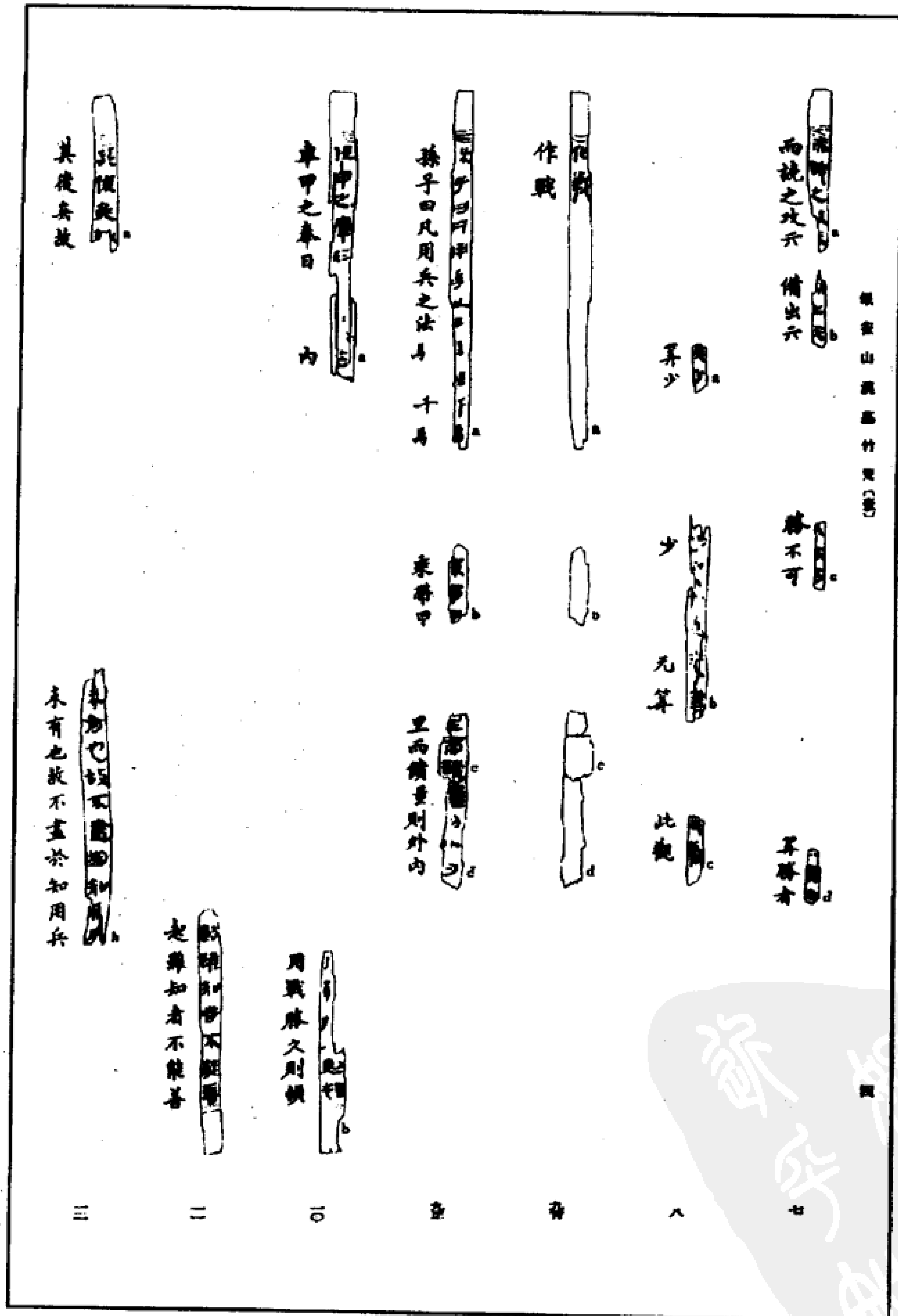
孰能天地孰得法 孰強士卒孰練 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 計用之必勝

用而視之不用近而視之遠 而視之近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 之強而 之[illegible]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摹本 孫子兵法

三



一三 糧於敵 食可足也國之

一四 貧於師者遠者遠輸則百姓貧近市者貴 則 及丘役屈力中原內虛於家百

一五 費十去六六

一六 石故殺適

一七 車戰 卒共而養之是胃勝敵而益

一八 彊故

一九 破伍 △

摹本 孫子兵法 三

六

二〇　其下攻城＝之法脩櫓

二一　三月而止　距闉有三月然　城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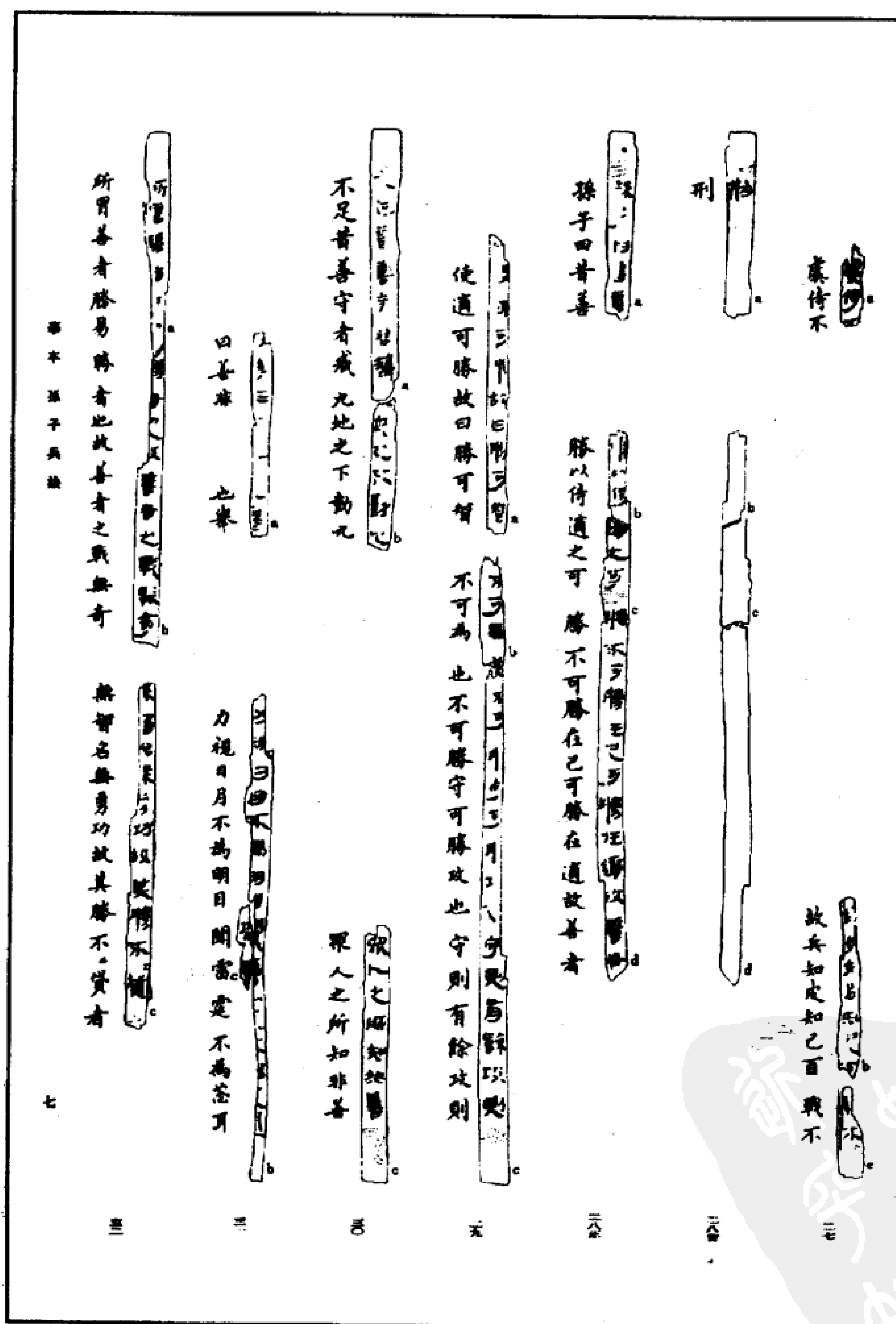
二二　戰也故善用兵者詘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　而　非攻也毁人之國而非　天下故

二三　而利可　戰之

二四　△　以憙軍

二五　△　知三軍

二六　灋與諸侯之　知可而戰與不可而戰勝知衆


虞侍不
故兵知定知己百 戰不
刑
孫子曰昔善
勝以侍適之可 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適故善者
使適可勝故曰勝可智
不可為 也不可勝守可勝攻也守則有餘攻則
不足昔善守者藏 九地之下動九
眾人之所知非善
曰善㦯 也衆
力視日月不為明目 聞雷霆 不為蔥耳
所胃善者勝易勝者也故善者之戰無奇
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勝不貸者
摹本 孫子兵法
七

八

勝　後戰敗

三三

而後求勝故善者脩道　法故能爲勝敗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

三四

生稱生勝=兵如以溢稱朱敗兵如以朱稱溢稱勝者戰民也如決積

三五

水於千仞

三六

勝而　適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適故善者

三七

能爲不可勝　可勝故

三八

之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臧　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故　能自葆全

三九

見勝 過衆人之智非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

易勝者也故善

奇勝無智名無功故其勝不=貸=者其所錯勝敗者也善

勝兵

敗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

生勝=兵如以溢稱朱敗兵如以朱稱溢者戰民也如決積

那之埔刑也

摹本 孫子兵法

四四　孰

四五　治衆如治寡分數　是鬭衆

可使畢受適而无敗　正

四八　如以段

窮如天地无竭　如河海冬而復始日月是

四九　變不

之變不可勝窮也　奇正環相生如環之毋端孰能窮之水之疾至

五〇　可敗亂生於治脅生於恿　弱生於强治亂數也恿脅執也强

五二　也善動適者刑之適必從之

取之以此動之以卒侍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執弗責於

五三　木=石=之生安則靜　危則動方則

實虛

先處戰地而侍戰者失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 人能使適 至者利

之也能使適 能勞之飽能飢之者出於亓所必 行千里而不畏

行无人之地也攻而必 所不守也守而必 固守亓所必 者適不知所守善守者

適不知 故能為 適司命進不可迎者衝 可止者遠

適不得不 者攻亓所

之適不得與我戰者膠亓所之也 故善將者刑人 而无刑 榑而適分我榑而爲壹適分而爲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

一二

十是以十擊壹也我寡而適眾能以寡擊　　地不可知則適之所備者多　五九

則所戰者寡矣備前　　者右寡无不　備者无不寡〓者備　　眾者使人備己者也知　六〇

戰之日知戰之地千里而戰不　　日不知　戰之地前不能救後〓不能救前左不能救　六一

不能救左皇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　　勝哉故曰勝可擅　六二

也適唯眾可毋斯也故績之而知動　　死生之地計之　　得失之　之　六三

餘不足之　刑兵之極至　於无刑　則深　閒弗能規也　知者弗能謀也因刑而錯勝　六四

制刑所以勝者不　　兵刑象　六五

水行辟高而走下兵勝辟實擊虚故水因地　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兵　无成埶　无恒刑　六六

能與敵化之胃神五行无恒勝四時　常立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神要　六七

以　爲直以患　而誘之　六八

後人發先人至者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　軍爭　危舉軍　而爭利則　不及委軍而　六九

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利　處信　七〇

者後則十一以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法以半至　軍毋輜重　七一

糧食則亡无委責則亡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　刑者不　七二

摹本　孫子兵法　一三

一一三 能行軍不鄉道 動以 合變

一一四 △難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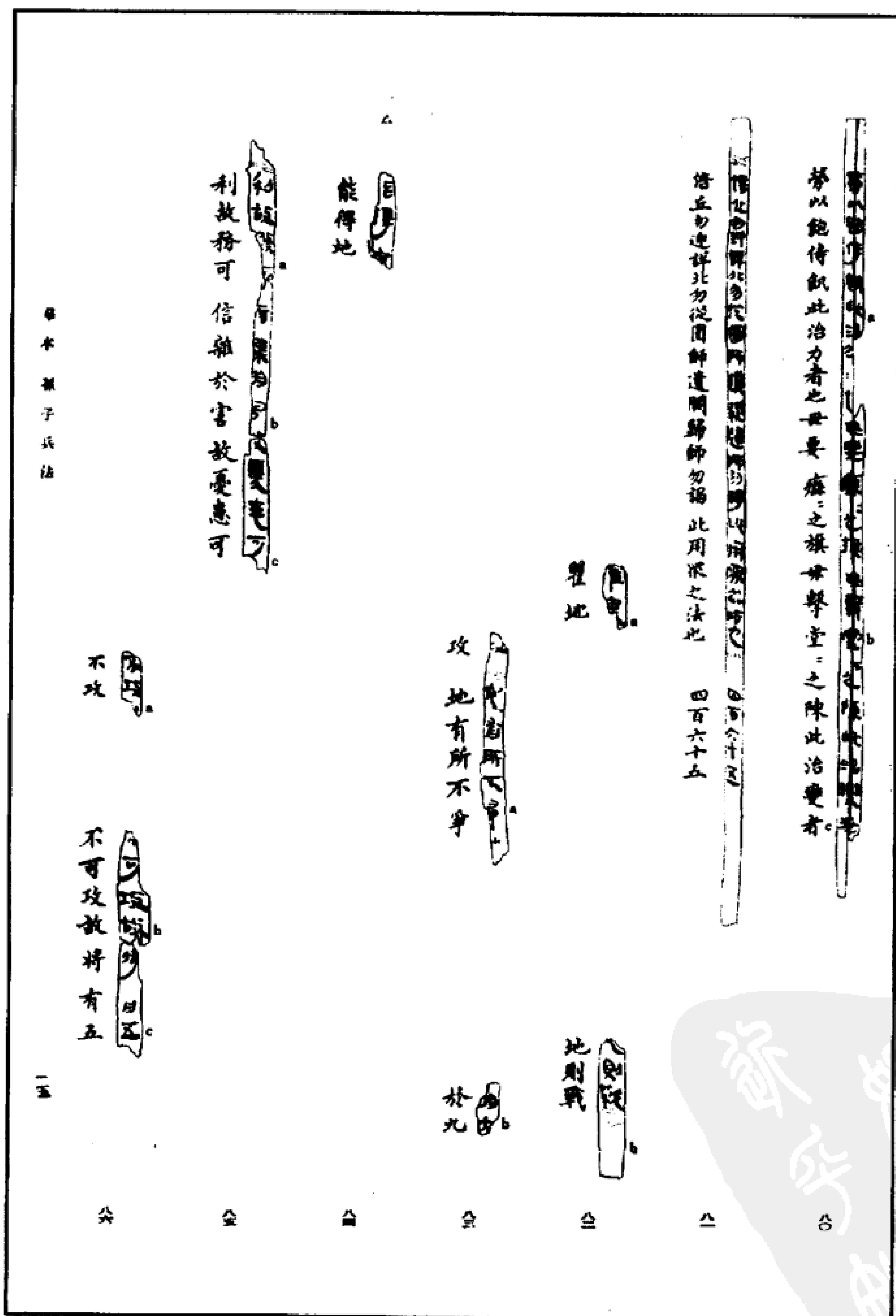
一一五 分利縣權而動先知汙直之道者 軍爭之法也是故軍 鼓金視不

一一六 相見故為旌旗是故晝戰多旌旗夜戰多鼓 金旌旗者所以壹民之耳目也民灋已轉

一一七 勇者不

一一八 △將軍可奪心

一一九 用兵者辟亓兑氣 氣者 逹以失



殺必生 禁廉可辱 愛民可 一六七

危不可 不察也 一六八

處高戰 降毋登 處山之 一六九

此處水上之軍 交軍沂澤之中依 一七〇

死後生此處陵 一七一

凡四軍之利黄帝之 一七二

无百疾陵丘隄 處亓陽而右倍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流至止 涉侍亓定 一七三

天井天窖天離天翘天 郄必亟去之勿 遠之敵近之吾 九四

軍小林蘙薈可伏匿者謹復索之 姦之所處也敵近而 者恃亓險也敵遠 九五

進者亓所居者易 九六

軍者也 庳而備益者進也辭強而 敺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厠者 九七

請和者謀也奔走陳 兵者期也半進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役先歙 九八

而不進者勞倦也鳥=者虛也夜 戽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 九九

缶者不反亓舍者窮寇也 =閒= 言人者失亓衆者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 一〇〇

銀雀 孫子兵法 一七

相去之必堅察此　兵非多益者　一〇一

而罰之則不服，則難用也卒已槫親而　罰不行則不用·故合之以交濟之以　一〇二

行以教亓民者民服素　一〇三

地有罜地有爭地有交地有瞿地有重　一〇四

地有泛地　圍地有死地　諸侯戰　地為散　一〇五

而得天　之衆者為瞿入人之地深倍城　邑多者為重行山林沮澤　凡難行之道者為　一〇六

塞可　吾衆者為圍疾則存不疾則亡者為死　是故散　一〇七

一〇八 輕地則毋止爭 瞿·

一〇九 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所胃古善戰者能使適人前後不相及也

一一〇 適 衆以正將來侍之 何田李

一一一 懸 之貴主數也衆人之不給也

一一二 食謹養而 勿勞併 謀爲不可賊投之

一一三 毋所往死且不北死焉 無所往則

一一四 所往則鬬是故不調而戒不

摹本 孫子兵法 一九

一一五　非惡貨也；無餘死，非惡壽也。令發　士坐者涕　卧

一一六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故善用軍者，辟如衛然。衛然者，恒山之

一一七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若衛然虖？曰：可。越人與吳人相

一一八　惡也，當其同周而濟也，相救若　齊勇若一

一一九　已也。將軍之事

一二〇　之耳目，使無之。易其事　使民無識。易其　于其　使民不得

一二一　入諸侯之地，發其幾，若毆羣

受詘信之利人請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　一二二

榑淺則散　國越竟而師者絕地也四徹者瞿地也　一二三

者輕地也倍固前　地也倍固前適　者死地也毋所往者窮地也　一二四

散地吾將壹亓志　輕地吾將使之僂　爭地吾將使不留　交地吾將固亓結　瞿　一二五

地也吾將謹亓恃　地也吾將趣其後　泛地也吾將進其　圍地也吾將塞　一二六

死地　侯之請遝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　一二七

利四五者一不智非王霸之兵也彼王霸　之兵伐大國則亓衆不　一二八

摹本　孫子兵法

則兵變不　舍是故不

一一九

可拔也城　可隋也元法之賞無正之令犯三

一二〇

以害勿告以利芋之亡地　然而后存陷

於害然后能為敗為

一二一

將此胃巧事是故正與

一二二

其使厲於郎上以誅其事　適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　微與

一二三

決戰事是故始如處

一二四

火攻

一二五

孫子曰凡攻火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漬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 火有因因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一三五

時者天 四者風之起日也火發 一三六

火發其兵靜而勿攻極其火央可從而從 止之火可發於外毋寺於 內以時發之火發 一三七

上風毋攻 久夜風止 之變以 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 一三八

得不脩其功者凶命之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隨之非利 一三九

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 可以溫戰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復喜也 一四〇

溫可復 一四一

摹本 孫子兵法 一二三

孫子曰凡 …… 里百生之費 …… 費日千 一四二

知道之請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 一四三

之佐也故 …… 不可求 一四四

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者故用閒有五有 閒有 內閒有 反閒有死閒有生閒 …… 知亓 一四五

神紀人君之葆也生閒者反報 …… 鄉人而用者也內閒者因 …… 反 一四六

三軍之親莫親於閒 一四七

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 …… 非仁不能使 一四八

之殺宦之攻毋所不用間 事未發聞間 攻人

敵必先 六 謁者

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五間之事必知之 可不厚也 在夏

周之興也呂牙在 衛師比在陘燕之興也蘇秦在齊唯明主賢將能

吳閒

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 成孫子曰范中行是先亡孰為之次智是為次孰為之

次韓巍爲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吴王曰其說可得聞 乎孫子曰范中行是制田以八十步爲 一五五

畹以百六十步爲畛而伍稅之其 田陝置士多伍稅 之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 故曰先 一五六

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 一五七

冀功數戰故爲范中行是次韓巍制田以百步爲畹 以二百步爲畛而伍稅 其畛田陝其置士多伍 一五八

稅之公=家=富=置士多主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爲智 是次趙是制田以百廿步爲畹以二百卌步爲畛公 一五九

无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 固國 晉國歸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 厚 一六〇

愛其民者也 二百八十四 一六一

城有所 不攻地有所不爭君令有 一六二

·徐之所不由者曰淺入則前事不信深入則後利 不椄動則不利立則囚如此者弗由也 一六三

軍之所不擊者曰兩軍交 和而舍計吾力足以破 其軍 獾其將遠計之有奇埶 巧權於它而軍 一六四

將如此者軍唯可擊弗擊也 一六五

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於 前得之而後弗能守若力 之城必不取及 一六六

於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為害於後若 此者城唯可攻弗攻也 一六七

地之所不爭者曰山谷水之无能生者 之而 一六八

虚如此者弗争也 一六九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 行也事 一七〇

变者则智用兵矣 一七一

黄帝伐赤帝 一七二背

孙子曰 赤帝 战於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衝大威有之 休民孰谷 一七二正

赦罪东伐 帝至於襄平 战於平 阴顺术倍衝大威 年休民孰谷 赦罪北伐黑 一七三

帝至於武遂战於[illegible] 右阴顺术 西伐白帝至於 一七四

武剛戰於

之已丗四帝大有天下暴者

以利天下四

一七五

而歸之湯之伐桀也

戰於薄田右陰順術倍衝大威有之武王之伐紂至於穀遂

一七六

戰牧之野右陰順術

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 之 民之請故

一七七

地刑二

一七八背

凡地刑東方爲左西方爲

一七八正

甘地 平周左軍

一七九

地之交 水

一八〇

摹本 孫子兵法

一九

者死地也產草者 一八一

地剛者也 也 一八二

離天井天窌 一八三

是胃重利前之是胃殺守右之是胃天國左之 是胃 一八四

所居高曰建堂 曰 一八五

逆左水曰利右水曰積 一八六

青度 地方 一八七

三軍出陳不問朝夕右負丘陵左前水澤順者　一八八

九地之法人請之理也不可不　一八九

於孫子之館曰不穀好

兵者與孫　一九〇

乎不穀之好兵　之　也適之好之也孫子曰兵利也非好也兵　非戲也君王以好與戲問之　一九一

外臣不敢對　蓋廬曰不穀未聞道也不敢趣之利與　一九二

孫子曰唯君王之所欲以貴者可也賤者　一九三

可也婦人可也試男於右試女於左　一九四

孫子兵法

三一

三二

曰不穀願以婦人孫子曰婦人多所不忍臣請代 一九五

畏有何悔乎孫子曰然則 一九六

諸得宮 一九七

之國左後璽圍之中以為二陳 一九八

△ 曰陳未成不足見也及已成 一九九

△ 不穀亓難君曰若孫子以亓御為 二〇〇

△ 參乘為輿司空告亓御參乘曰 二〇一

婦人而告之曰知女右手

二〇二

之知女心曰知之知女非曰知之

二〇三

左手胃女前從女心胃女

二〇四

不從令者也七周而澤之鼓而前之

二〇五

五中之鼓而前之婦人亂而

二〇六

金而坐之有三告而五中之鼓而前之婦人亂 而笑三告而五中者三矣而令猷不行孫子乃召其

二〇七

司馬與輿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聞君將 之罪也已令已中卒長之罪也兵法曰賞善始賤罰

二〇八

摹本 孫子兵法 二三

請謝之孫子曰君 二〇九

引而員之員中規 引而方之方中巨 二一〇

益麾六日不自 二一一

孫子再拜而起曰道得矣 二一二

長 遠近習此教也以爲恒命此素教也將之道也民 二一三

其貴於威々行於衆威行於吏三軍信 其將 畏者来其道 二一四

而用之 得兵者 十三扁所 二一五

王病所明道言功也誠將聞

子曰古試之得而用之無不勝

而試之 得

言之孫子曰外內貴賤得兵孫

子曰唯

止君王居臺上而侍之臣

至日中請令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摹本 孫子兵法

一三五

二三三 人主也若夫發令而從不聽者誅

二三四 也青命之於 有 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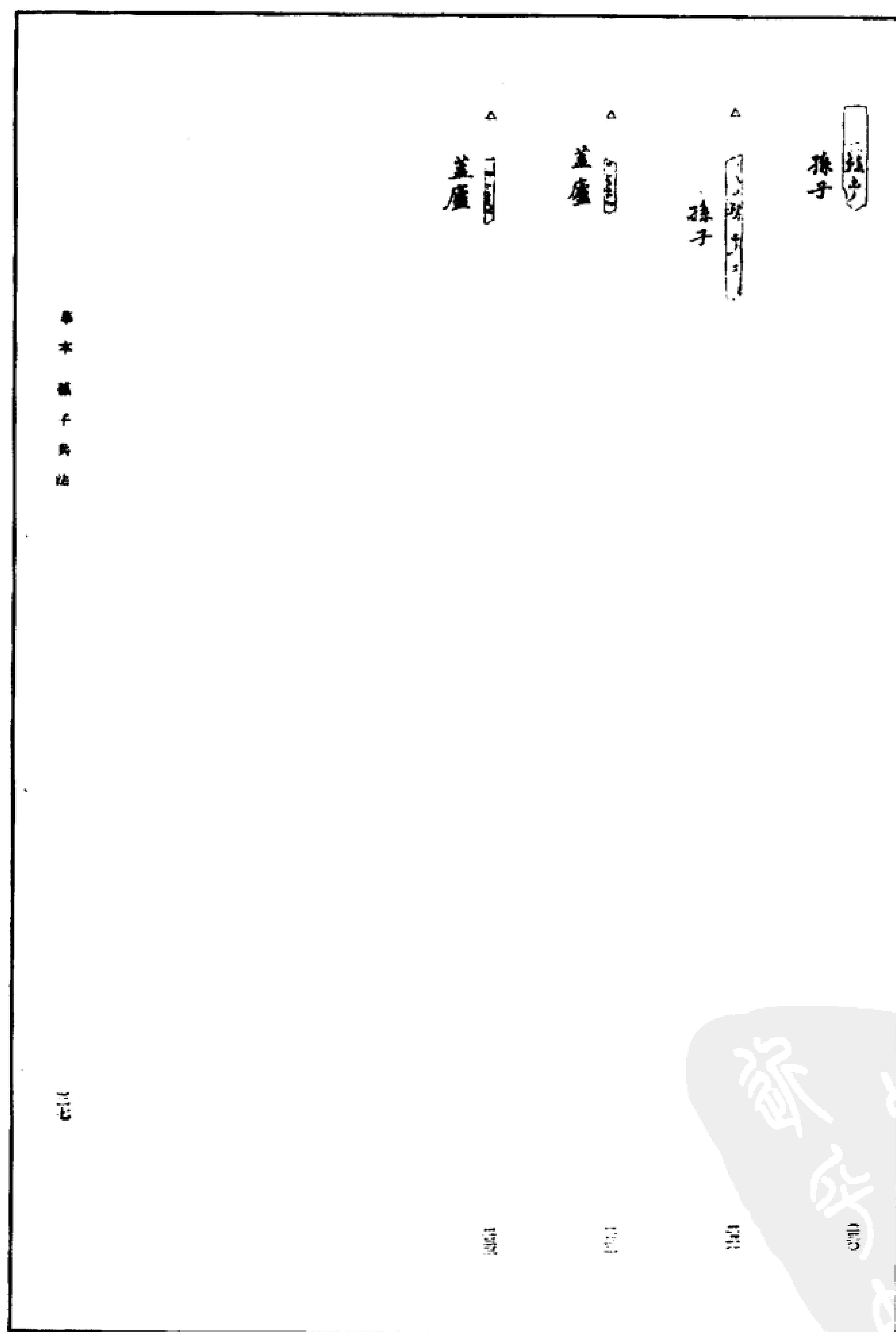
二三五 △ 陳已成兵者 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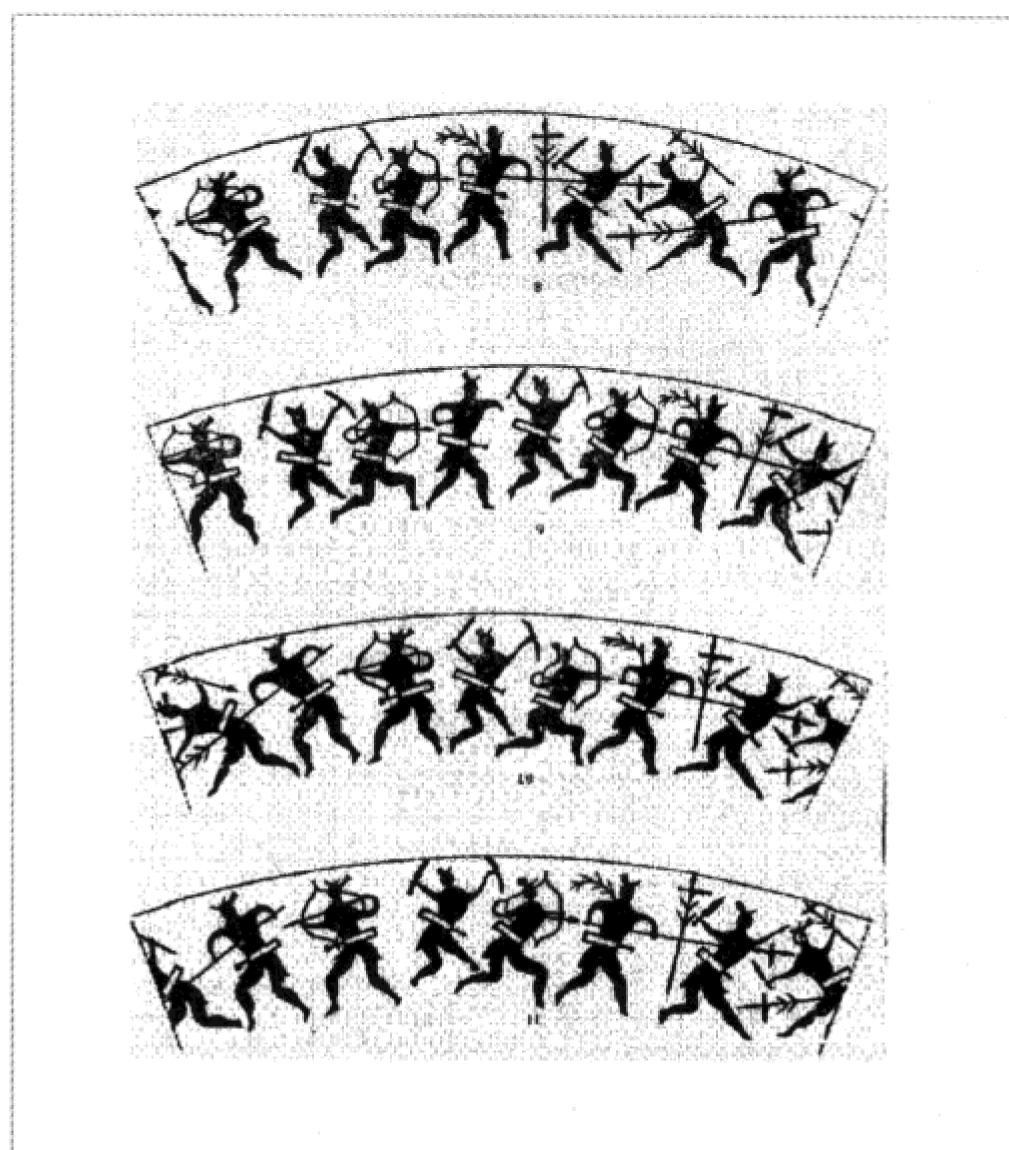
二三六 不從請學之為終食而

二三七 △ 將軍 不殺不敢不

二三八 者 也孫子

二三九 孫子曰


孫子
孫子
蓋廬
蓋廬
摹本 孫子兵法



鉴 战国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风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孙子兵法新解 - 兵典
作者：何新著
页数：139
出版社：北京市：时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简介：本书出自作者的私见，与诸家多所不同。其要义见之于每篇之篇题及按语。注解则略取于《孙子》十三家旧注。
主题词：孙子兵法（学科：注释）孙子兵法 兵法（地点：中国 年代：春秋时代）兵法
SS号：11827724
DX号：161000062530
http://book1.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161000062530&d=43FBD974BAB017E276D6C9992711CF4B&fenlei=05050601&sw=%CB%EF%D7%D3%B1%F8%B7%A8%D0%C2%BD%E2-%B1%F8%B5%E4